





北史卷六

齊本紀上第六

齊高祖神武皇帝姓高氏諱歡字賀六渾勃海修人也六世祖隱

晉玄菟太守隱生慶慶生泰泰生湖三世仕慕容氏及慕容寶敗

國亂湖率眾歸魏為右將軍湖生四子第三子謚仕魏位至侍御

史坐法徙居懷朔鎮謚生皇考樹生性通率不事家業住居白道

南數有赤光紫氣之異隣人以為怪勸徙居以避之皇考曰安知

非吉居之自若及神武生而皇妣韓氏殂養於同產姊壻鎮獄隊

尉景家神武既累世北邊故習其俗遂同鮮卑長而深沈有大度

輕財重士為豪俠所宗目有精光長頭高權齒白如玉少有人傑

表家貧及娉武明皇后始有馬得給鎮為隊主鎮將遼西段長常

奇神武貌謂曰君有康濟才終不徒然便以子孫為託及貴追贈

北齊書神武皇帝姓高氏諱歡字賀六渾勃海修人也六世祖隱晉玄菟太守隱生慶慶生泰泰生湖三世仕慕容氏及慕容寶敗國亂湖率眾歸魏為右將軍湖生四子第三子謚仕魏位至侍御史坐法徙居懷朔鎮謚生皇考樹生性通率不事家業住居白道南數有赤光紫氣之異隣人以為怪勸徙居以避之皇考曰安知非吉居之自若及神武生而皇妣韓氏殂養於同產姊壻鎮獄隊尉景家神武既累世北邊故習其俗遂同鮮卑長而深沈有大度輕財重士為豪俠所宗目有精光長頭高權齒白如玉少有人傑表家貧及娉武明皇后始有馬得給鎮為隊主鎮將遼西段長常奇神武貌謂曰君有康濟才終不徒然便以子孫為託及貴追贈

齊本紀上第六

及古開

長司空擢其子寧而用之神武自隊主轉爲函使嘗乘驛過建興
雲霽晝晦雷聲隨之半日乃絕若有神應者每行道路往來無風
塵之色又嘗夢履衆星而行覺而內喜爲函使六年每至洛陽給
令史麻祥使祥嘗以肉啗神武神武性不立食坐而進之祥以爲
慢已咎神武四十及自洛陽還傾產以結客親故怪問之答曰吾
至洛陽宿衛羽林相率焚領軍張彝宅朝廷懼其亂而不問爲政
若此事可知也財物豈可常守邪自是乃有澄清天下之志與懷
朔省事雲中司馬子如及秀客人劉貴中山人賈顯智爲奔走之
友懷朔戶曹史孫騰外兵史侯景亦相友結劉貴常得一白鷹與
神武及尉景蔡儁子如賈顯智等獵于沃野見一赤兔每搏輒逸
遂至迴澤澤中有茅屋將奔入有狗自屋中出噬之鷹兔俱死神
武怒以鳴鏑射之狗斃屋中乃有二人出持神武襟甚急其母兩
目盲曳杖呵其二子曰何故觸大家出甕中酒烹羊以待客因自
言善暗相徧捫諸人言皆貴而指麾俱由神武又曰子如歷位顯
智不善終飲竟出行數里還更訪之則本無人居乃向非人也由
是諸人益加敬異孝昌元年柔玄鎮人杜洛周反於上谷神武乃
與同志從之醜其行事私與尉景段榮蔡儁圖之不果而逃爲其
騎所追文襄及魏永熙后皆紉武明后於牛上抱負之文襄屢落
牛神武彎弓將射之以決去后呼榮求救賴榮透下取之以免遂
奔葛榮又亡歸爾朱榮於秀容先是劉貴事榮盛言神武美至是
始得見以憔悴故未之奇也貴乃爲神武更衣復求見焉因隨榮
之廩廩有惡馬榮命剪之神武乃不加羈絆而剪竟不蹄齧已而
起曰御惡人亦如此馬矣榮遂坐神武於牀下屏左右而訪時事
神武曰聞公有馬十二谷色別爲羣將此竟何用也榮曰但言爾

意神武曰方今天子愚弱太后淫亂孽寵擅命朝政不行以明公
雄武乘時奮發討鄭儼徐紇而清帝側霸業可舉鞭而成此賀六
渾之意也榮大悅語自日中至夜半乃出自是每參軍謀後從榮
徙據并州抵揚州邑人龐蒼鷹止團焦中每從外婦主人遙聞行
響動地蒼鷹毋數見團焦上赤氣赫然屬天又蒼鷹嘗夜欲入有
青衣人拔刀叱曰何故觸玉言訖不見始以爲異密覘之唯見赤
蛇蟠牀上乃益驚異因殺牛分肉厚以相奉蒼鷹母求以神武爲
義子及得志以其宅爲第號爲南宅雖門巷開廣堂宇崇麗其本
所住團焦以石堊塗之留而不毀至文宣時遂爲宮旣而榮以神
武爲親信都督于時魏明帝銜鄭儼徐紇逼靈太后未敢制私使
榮舉兵內向榮以神武爲前鋒至上黨明帝又私詔停之及帝暴
崩榮遂入洛因將篡位神武諫恐不聽請鑄像卜之鑄不成乃止

孝莊帝立以定策勲封銅鞮伯及爾朱榮擊葛榮令神武喻下賊
別稱王者七人後與行臺于暉破羊侃于太山尋與元天穆破邢
杲于濟南累遷第三鎮人酋長嘗在榮帳內榮嘗問左右曰一日
無我誰可主軍皆稱爾朱兆榮曰此正可統三千騎以還堪代我
主衆者唯賀六渾耳因誡兆曰爾非其死終當爲其子穿鼻乃以
神武爲晉州刺史於是大聚斂因劉貴貨榮下要人盡得其意時
州庫角無故自鳴神武異之無幾而孝莊誅榮及爾朱兆自晉陽
將舉兵赴洛召神武神武使長史孫騰辭以絳蜀汾胡欲反不可
委去兆恨焉騰復命神武曰兆舉兵犯上此大賊也吾不能久事
之自是始有圖兆計及兆入洛執莊帝以兆神武聞之大驚又使
孫騰僞賀兆因密覘孝莊所在將劫以舉義不果乃以書喻之言
不宜執天子以受惡名於海內兆不納殺帝而與爾朱世隆等立

晉書卷之四十五
陵其地步藩其

長廣王曄改元建明封神武爲平陽郡公及費也頭紇豆陵步藩
入秀容逼晉陽兆徵神武神武將往賀拔焉過兒請緩行以弊之
神武乃往逗留辭以河無橋不得渡步藩軍盛兆敗走初孝莊之
誅爾朱榮知其黨必有逆謀乃密敕步藩令襲其後步藩既敗兆
等以兵勢日盛兆又請救於神武神武內圖兆復慮步藩後之難
除乃與兆悉力破之藩死深德神武誓爲兄弟時世隆度律彥伯
共執朝政天光據關右兆據并州仲遠據東郡各擁兵爲暴天下
苦之葛榮衆流入并肆者二十餘萬爲契胡陵暴皆不聊生大小
二十六反誅夷者半猶草竊不止兆患之問計於神武神武曰六
鎮反殘不可盡殺宜選王素腹心者私就統焉若有犯者罪其帥
則所罪者寡兆曰善誰可行也賀拔允時在坐請神武神武拳毆
之折其一齒曰生平天柱時奴輩伏處分如鷹犬今日天下安置
在玉而阿鞠泥敢誣下罔上請殺之兆以神武爲誠遂以委焉神
武以兆醉恐醒後或致疑貳遂出宣言受委統州鎮兵可集汾東
受令乃建牙陽曲川陳部分有款軍門者絳巾袍自稱梗楊驛子
願廁左右訪之則以力聞嘗於并州市搯殺人者乃署爲親信兵
士素惡兆而樂神武於是莫不皆至居無何又使劉貴請兆以并
肆頻歲霜早降戶掘黃鼠而食之皆面無穀色徒汚人國土請令
就食山東待溫飽而處分之兆從其議其長史慕容紹宗諫曰不
可今四方擾擾人懷異望況高公雄略又握大兵將不可爲兆曰
香火重誓何所慮邪紹宗曰親兄弟尚難信何論香火時兆左右
已受神武金因譖紹宗與神武舊隙兆乃禁紹宗而催神武發神
武乃自晉陽出滏口路逢爾朱榮妻鄉郡長公主自洛陽來馬三
百疋盡奪易之兆聞乃釋紹宗而問焉紹宗曰猶掌握中物也於

之字誤

私字殺所

神武取合賢刀以殺其
從者從者盡散而不
言念賢周言念賢
傳亦不書此事豈別
一合賢耶

是自追神武至襄垣會漳水暴長橋壞神武隔水拜曰所以借公
主馬非有他故備山東盜耳王愛公主言自來賜追今渡河而死
不辭此衆便叛兆自陳無此意因輕馬渡與神武坐幕下陳謝遂
授刀引頭使神武斫已神武大哭曰自天在薨背賀六渾更何所
仰願大家千萬歲以申力用今旁人構間至此大家何忍復出此
言兆投刀於地遂刑白馬而盟誓爲兄弟留宿夜飲尉景伏壯士
欲執兆神武齧臂止之曰今殺之其黨必奔歸聚結兵饑馬瘦不
可相支若英雄屈起則爲害滋甚不如且置之兆雖勁捷而兇狡
無謀不足圖也旦日兆歸營又召神武神武將上馬詣之孫騰牽
衣乃止隔水肆罵馳還晉陽兆心腹念賢領降戶家累別爲營神
武僞與之善觀其佩刀因取之以殺其從者盡散於是士衆咸悅
倍願附從初魏真君中內學者奏言上黨有天子氣云在壺關大

從者下齊重
從者手

王山武帝於是南巡以厭當之累石爲三封斬其北鳳皇山以毀
其形後上黨人居晉陽者號上黨坊神武寔居之及是行舍大王
山六旬而進將出滏口倍加約束纖毫之物不聽侵犯將過麥地
神武輒步牽馬遠近聞之皆稱高儀同將兵整肅並歸心焉遂前
行屯鄴北求糧於相州刺史劉誕誕不供有軍營租米神武自取
之魏普泰元年二月神武軍次信都高乾封隆之開門以待遂據
冀州是月爾朱度律廢元曄而立節閔帝欲羈縻神武三月乃白
節閔帝封神武爲勃海王徵使人覲神武辭四月癸巳又加授東
道大行臺第一鎮人酋長龐蒼鷹自太原來奔神武以爲行臺郎
尋以爲安州刺史神武自向山東養士繕甲禁兵侵掠百姓婦心
乃詐爲書言爾朱兆將以六鎮人配契胡爲部曲衆皆愁又爲并
州符徵兵討步落稽發萬人將遣之孫騰尉景僞請留五日如此

齊作勃
即下似當有
中字

歷齊作嘔

者再神武親送之郊雪涕執別人號慟哭聲動地神武乃喻之曰
與爾俱失鄉容義同一家不意在上乃爾徵召直向西已當死後
軍期又當死配國人又當死奈何衆曰唯有反耳神武曰反是急
計須推一人爲主衆願奉神武神武曰爾鄉里難制不見葛榮乎
雖百萬衆無刑法終自灰滅今以吾爲主當與前異不得欺漢兒
不得犯軍令生死任吾則可不爾不能爲取笑天下衆皆頓顙死
生唯命神武曰若不得已明日椎牛饗士喻以討爾朱兆之意封
隆之進曰千載一時普天幸甚神武曰討賊大順也拯時大業也
吾雖不武以死繼之何敢讓焉六月庚子建義於信都尚未顯背
爾朱氏及李元忠與高乾平殷州斬爾朱羽生首來謁神武撫膺
曰今日反決矣乃以元忠爲殷州刺史是歲兵威旣振乃抗表罪
狀爾朱氏世隆等祕表不通八月爾朱兆攻陷殷州李元忠來奔
孫騰以爲朝廷隔絕不權立天子則衆望無所係十月壬寅奉章
武王融子勃海太守朗爲皇帝年號中興是爲廢帝時度律仲遠
軍次晉陽爾朱兆會之神武用竇泰策縱反間度律仲遠不戰而
還神武乃敗兆於廣阿十一月攻鄴相州刺史劉誕嬰城固守神
武起土山爲地道徃建大柱一時焚之城陷入地麻祥時爲湯陰
令神武呼之曰麻都祥慚而逃

桂子起

永熙元年正月十五拔鄴城據之廢帝進神武大丞相柱國大將
軍太師是時青州建義大都督崔靈珍大都督耿翔皆遣使歸附
行汾州事劉貴棄城來降閏三月尔朱天光自長安兆自并州度
律自洛陽仲遠自東郡同會鄴衆號二十萬挾洹水而軍節閔以
長孫承業爲大行臺總督焉神武令封隆之守鄴自出頓紫陌時
馬不滿二千步兵不至三萬衆寡不敵乃於韓陵爲圓陣連牛驢

以塞歸道於是將士皆為死志四面赴擊之朱兆責神武以背
 已神武曰本勦力者共輔王室今帝何在兆曰永安枉害天柱我
 報讎耳神武曰我昔日親聞天柱詐汝在戶前立豈得言不反耶
 且以君殺臣何報之存今日義絕矣乃合戰大敗之朱兆對慕
 容紹宗叩心曰不用公言以此將輕走紹宗反旗鳴角收聚散卒
 成軍容而西上高季式以七騎追奔度野馬岡與兆遇高昂望之
 不見哭曰喪吾弟矣夜以季式還血滿袖斛斯椿倍道先據河橋
 初普泰元年十月歲星熒惑鎮星太白聚於觜參色甚明太史占
 云當有王者興是時神武起於信都至是而破兆等四月斛斯椿
 執天光度律以送洛陽長孫承業遣都督賈顯智張歡入洛陽執
 世隆彥伯斬之兆奔并州仲遠奔梁州遂死焉時凶蠹既除朝廷
 慶悅初未戰之前月章武人張紹夜中忽被數騎將踰城至一大
 將軍前敕紹為軍導向鄴公佐受命者除殘賊紹回視之兵不測
 整疾無聲將至鄴乃放焉及戰之日朱氏軍人見陣外士馬四
 合蓋神助也既而神武至洛陽廢節閔及中興主而立孝武孝武
 既即位授神武大丞相天柱大將軍太史世襲定州刺史增封并
 前十五萬戶神武辭天柱減戶五萬壬辰還鄴魏帝餞於乾脯山
 執手而別七月壬辰神武帥師北伐朱兆封隆之言侍中斛斯
 椿賀拔勝賈顯智等往事朱普皆反噬今在京師寵任必構禍
 隙神武深以為然乃歸天光度律於京師斬之遂自滏口入爾朱
 兆大掠晉陽北保秀容并州平神武以晉陽四塞乃建大丞相府
 而定居焉朱兆既至秀容分兵守險出入寇抄神武揚聲討之
 師出止者數四兆意怠神武揣其歲首賞宴會遣竇泰以精騎馳
 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神武以大軍繼之

公齊補三字
輕走報

善字似符

二年正月竇泰奄至尔朱兆庭軍人因宴休惰忽見泰軍驚走追破之於赤洪嶺兆自縊神武親臨厚葬之慕容紹宗以尔朱榮妻子及餘衆自保焉突城降神武以義故待之甚厚神武之入洛也尔朱仲遠部下都督橋寧張子期自滑臺歸命神武以其助亂且數反覆皆斬之斛斯椿由是内不自安乃與南陽王寶炬及武衛將軍元毗魏光祿王思政構神武於魏帝舍人元士弼又奏神武受救大不敬故魏帝心貳於賀拔岳初孝明之時洛下以兩拔相擊謠言銅拔打鐵拔元家世將末好事者以二拔謂拓拔賀拔言俱將衰敗之兆時司空高乾密啟神武言魏帝之貳神武封呈魏帝殺之又遣東徐州刺史潘紹業密敕長樂太守龐蒼鷹令殺其弟昂昂先聞其兄死以稍刺柱伏壯士執紹業於路得敕書於袍領遂來奔神武抱其首哭曰天子枉害司空遽使以白武幡勞其家屬時乾次弟慎在光州爲政嚴猛又縱部下取納魏帝使之慎聞難將奔梁其屬曰公家勲重必不兄弟相及乃弊衣推鹿車歸勃海逢使者亦來奔於是魏帝與神武隙矣阿至羅虜正光以前嘗稱藩自魏朝多事皆叛神武遣使招納便附款先是詔以寇賊平罷行臺至是以殊俗歸降復授神武大行臺隨機處分神武賚其粟帛議者以爲徒費無益神武不從撫慰如初其酋帥吐陳等感恩皆從指麾救曹泥取方侯受洛干大收其用河西費也頭虜紇豆陵伊利居苦池河恃險擁衆神武遣長史侯景屢招不從天平元年正月壬辰神武西伐費也頭虜紇豆陵伊利於河西滅之遷其部落於河東二月永寧寺九層浮屠災旣而人有從東萊至云及海上人咸見之於海中俄而霧起乃滅說者以爲天意若曰永寧見災魏不寧矣飛入東海勃海應矣魏帝旣有異圖時侍

據下似當有夷江三字
下云討荆州以討江左
蓋應此

中封隆之與孫騰私言隆之喪妻魏帝欲妻以從妹騰亦未之信
心害隆之泄其言於斛斯椿椿以白魏帝又孫騰帶仗入省擅殺
御史並亡來奔稱魏帝過舍人梁續於前光祿少卿元子幹攘臂
擊之謂騰曰語尔高王元家兒拳正如此領軍婁昭辭疾歸晉陽
魏帝於是以斛斯椿兼領軍分置督將及河南關西諸刺史華山
王鷲在徐州神武使邸珍奪其管籥建州刺史韓賢濟州刺史蔡
儁皆神武同義魏帝忌之故省建州以去賢使御史中尉綦儁察
儁罪以開府賈顯智爲濟州儁拒之魏帝逾怒五月下詔云將征
句吳發河南諸州兵增宿衛守河橋六月丁巳密詔神武曰宇文
黑獺自平破秦隴多求非分脫有變非常事資經略但表啟未全
背戾進討事涉怒怒遂召羣臣議其可否僉言假稱南伐內外戒
嚴一則防黑獺不虞二則可威吳楚時魏帝將伐神武神武部署
將帥慮疑故有此詔神武乃表曰荊州綰接蠻左密邇畿服關隴
恃遠將有逆圖臣今潛勒兵馬三萬擬從河東而度又遣恒州刺
史庫狄干瀛州刺史郭瓊汾州刺史斛律金前武衛大將軍彭樂
擬兵四萬從其來違津渡遣領軍將軍婁昭相州刺史竇泰前瀛
州刺史堯雄并州刺史高隆之擬兵五萬以討荊州遣冀州刺史
尉景前冀州刺史高敖曹濟州刺史蔡儁前侍中封隆之擬山東
兵七萬突騎五萬以征江左皆約勒所部伏聽處分魏帝知覺其
變乃出神武表命羣官議之欲止神武諸軍神武乃集在并僚佐
令其博議還以表聞仍以信誓自明忠款曰臣爲嬖佞所間陛下
一旦賜疑令猖狂之罪尔朱時計臣若不盡誠竭節敢負陛下則
使身受天殃子孫殄絕陛下若垂信赤心使干戈不動佞臣一二
人願斟量廢出辛未帝復錄在京文武議意以答神武使舍人温

下神武三字
當在慮字
之下

四字疑

今猖狂九
誤字句有脫

子昇草敕子昇逡巡未敢作帝據胡林拔劍作色子昇乃爲敕曰
前持心血遠以示玉深冀彼此共相體悉而不良之徒坐生閒貳
近孫騰倉卒向彼致使聞者疑有異謀故遣御史中尉綦儁具申
朕懷今得王啟言誓懇惻反覆思之猶所未解以朕眇身遇王武
略不勞尺刃坐爲天子所謂生我者父母貴我者高王今若無事
背玉規相攻討則使身及子孫還如王誓皇天后土實聞此言近
慮宇文爲亂賀拔勝應之故纂嚴欲與王俱爲聲援宇文今日使
者相望觀其所爲更無異迹賀拔在南開拓邊境爲國立功念無
可責君若欲分討何以爲辭東南不賓爲日已久先朝以來置之
度外今天下戶口減半未宜窮兵極武朕旣闇昧不知佞人是誰
可列其姓名令朕知也如聞庫狄干語王云本欲取懦弱者爲主
無事立此長君使其不可駕御今但作十五日行自可廢之更立
餘者如此議論自是王閒勲人豈出佞臣之口去歲封隆之背叛
今年孫騰逃走不罪不送誰不怪王騰旣爲禍始曾無愧懼王若
事君盡誠何不斬送二首王雖啟圖西去而四道俱進或欲南度
洛陽或欲東臨江左言之者猶應自怪聞之者寧能不疑王若守
誠不貳晏然居北在此雖有百萬之衆終無圖彼之心王脫信邪
棄義舉旗南指縱無四馬隻輪猶欲奮空拳而爭死朕本寡德王
已立之百姓無知或謂實可若爲他所圖則彰朕之惡假令還爲
王殺幽辱壘粉了無遺恨何者王旣以德見推以義見舉一朝背
德舍義便是過有所歸本望君臣一體若合符契不圖今日分疎
到此古語云越人射我笑而道之吾兄射我泣而道之朕旣親王
情如兄弟所以投筆拊膺不覺獻歎初神武自京師將北以爲洛
陽久經喪亂王氣衰盡雖有山河之固土地褊狹不如鄴請遷都

魏帝曰高祖定鼎河洛爲永永之基經營制度至世宗乃畢王旣
功在社稷宜遵太和舊事神武奉詔至是復謀焉遣兵千騎鎮建
興益河東及濟州兵於白溝虜船不聽向洛諸州和糴粟運入鄴
城魏帝又敕神武曰王若厭伏人情杜絕物議唯有歸河東之兵
罷建興之戒送相州之粟追濟州之軍令蔡儁受代使邸珍出徐
止戈散馬各事家業脫須糧廩別遣轉輸則讒人結舌疑悔不生
王高枕太原朕垂拱京洛終不舉足渡河以干戈相指王若馬首
南向問鼎輕重朕雖無武欲止不能必爲社稷宗廟出萬死之策
決在於王非朕能定爲山止簣相爲惜之魏帝時以任祥爲兼尚
書左僕射加開府祥棄官走至河北據郡待神武魏帝乃敕文武
官北來者任去留下詔罪狀神武爲北伐經營神武亦勒馬宣告
曰孤遇尔朱擅權舉大義於四海奉戴主上義貫幽明橫爲斛斯

椿讒構以誠節爲逆首昔趙鞅興晉陽之甲誅君側惡人今者南
邁誅椿而已以高昂爲前鋒曰若用司空言豈有今日之舉司馬
子如答神武曰本欲立小者正爲此耳魏帝徵兵關右召賀拔勝
赴行在所遣大行臺長孫承業大都督潁川王斌之斛斯椿共鎮
武牢汝陽王暹鎮石濟行臺長孫子彥帥前恒農太守元洪略鎮
陝賈顯智率豫州刺史斛斯元壽伐蔡儁神武使竇泰與左箱大
都督莫多婁貸文逆顯智韓賢逆暹乙素軍降泰貸文與顯智遇
於長壽津顯智陰約降引軍退軍司元玄覺之馳還請益師魏帝
遣大都督候幾紹赴之戰於滑臺東顯智以軍降紹死之七月魏
帝躬率大衆屯河橋神武至河北十餘里再遣口申誠款魏帝不
報神武乃引軍度河魏帝問計於羣臣或云南依賀拔勝或云西
就關中或云守洛口死戰未決而元斌之與斛斯椿爭權不睦斌

乙素齊
元壽是

齊作千

之棄椿經還給帝云神武兵至即日魏帝遜於長安巴西神武入洛停於永寧寺八月甲寅召集百官謂曰爲臣奉主匡救危亂若處不諫爭出不陪隨緩則耽寵爭榮急便竄失臣節安在遂收開府儀同三司叱列延慶兼尚書左僕射辛雄兼吏部尚書崔孝芬都官尚書劉歊兼度支尚書楊機散騎常侍元士弼竝殺之誅其貳也士弼籍沒家口神武以萬機不可曠廢乃與百僚議以清河王亶爲大司馬居尚書下舍而承制決事焉王稱警蹕神武醜之神武尋至弘農遂西尅潼關執毛洪賓進軍長城龍門都督薛崇禮降神武退舍河東命行臺尚書長史薛瑜守潼關大都督庫狄溫守封陵於蒲津西岸築城守華州以薛紹宗爲刺史高昂行豫州事神武自發晉陽至此凡四十啟魏帝皆不答九月庚寅神武還至洛陽乃遣僧道榮奉表關中又不答乃集百寮沙門耆老議

沙齊作四

所推立以爲自孝昌衰亂國統中絕神主靡依昭穆失序永安以孝文爲伯考永熙遷孝明於夾室業喪祚短職此之由遂議立清河王世子善見議定白清河王曰天子無父苟使兒立不惜餘生乃立之是爲孝靜帝魏於是始分爲二神武以孝武旣西恐逼嶺陝洛陽復在河外接近梁境如向晉陽形勢不能相接依議遷鄴護軍祖瑩贊焉詔下三日車駕便發戶四十萬狼狽就道神武留洛陽部分事畢還晉陽自是軍國政務皆歸相府先是童謠曰可憐青雀子飛來鄴城裏羽翮垂欲成化作鸚鵡子好事者竊言雀字謂魏帝清河王鸚鵡謂神武也初孝昌中山胡劉蠡升自稱天子年號神嘉居雲陽谷西土歲被其寇謂之胡荒二年正月西魏渭州刺史可朱渾道元擁衆內屬神武迎納之壬戌神武襲擊劉蠡升大破之己巳魏帝褒詔以神武爲相國假黃

王下齊有子字

越劔履上殿入朝不趨神武固辭三月神武欲以女妻蠡升太子
候其不設備辛酉潛師襲之其北部王斬蠡升首以送其衆復立
其子南海王神武進擊之又獲南海王及其弟西海王北海王皇
后公卿已下四百餘人胡魏五萬戶壬申神武朝于鄴四月神武
請給遷人廩各有差九月甲寅神武以州郡縣官多乖法請出使
問人疾苦

三年正月甲子神武帥庫狄干等萬騎襲西魏夏州身不火食四
日而坐縛稍爲梯夜入其城禽其刺史費也頭斛拔俄彌突因而
用之留都督張瓊以鎮守遷其部落五千戶以歸西魏靈州刺史
曹泥與其婿涼州刺史劉豐遣使請內屬周文圍泥水灌其城不
沒者四尺神武命阿至羅發騎三萬徑度靈州繞出西軍後獲馬
五十匹西師乃退神武率騎迎泥豐因拔其遺戶五千以歸復泥

豐字豐生此處不
應稱字生字衍

官爵魏帝詔加神武九錫固讓乃止二月神武令阿至羅逼西魏
秦州刺史建忠王万俟普撥神武以衆應之六月甲午普撥與其
子太宰受洛干幽州刺史叱于寶樂右衛將軍破六韓常及督將
三百餘人擁部來降八月丁亥神武請均斗尺班於天下九月辛
亥汾州胡王迢觸曹貳龍聚衆反署立百官年號平都神武討平
之十二月丁丑神武自晉陽西討遣兼僕射行臺汝陽王暹司徒
高昂等趣上洛大都督竇泰入自潼關

四年正月癸丑竇泰軍敗自殺神武軍次蒲津以冰薄不得赴救
乃班師高昂攻尅上洛二月乙酉神武以并肆汾建晉東雍南汾
秦陝九州霜旱人饑流散請所在開倉振給六月壬申神武如天
池獲瑞石隱起成文曰六王三川十一月壬辰神武西討自蒲津
濟衆二十萬周文軍於沙苑神武以地阨少却西人鼓噪而進軍

大亂棄器甲十有八萬神武跨橐駝候船以歸

元象元年三月辛酉神武固請解丞相魏帝許之四月庚寅神武朝于鄴壬辰還晉陽請開酒禁并振恤宿衛武官七月壬午行臺侯景司徒高昂圍西魏將獨孤信於金墉西魏帝及周文竝來赴救大都督庫狄干帥諸將前驅神武總衆繼進八月辛卯戰於河陰大破西魏軍俘獲數萬司徒高昂大都督李猛宗顯死之西師之敗獨孤信先入關周文留其都督長孫子彥守金墉遂燒營以遁神武遣兵追奔至崤不及而還初神武知西師來侵自晉陽率衆馳赴至孟津未濟而軍有勝負旣而神武渡河子彥亦棄城走神武遂毀金墉而還十一月庚午神武朝於京師十二月壬辰還晉陽

興和元年七月丁丑魏帝進神武爲相國錄尚書事固讓乃止十一月乙丑神武以新宮成朝於鄴魏帝與神武讌射神武降階下稱賀又辭勃海王及都督中外諸軍事詔不許十二月戊戌神武還晉陽

二年十二月阿至羅別部遣使請降神武率衆迎之出武州塞不見大獵而還

三年五月神武巡北境使使與蠕蠕通和

四年五月辛巳神武朝於鄴請令百官每月面敷政事明揚仄陋納諫屏邪親理獄訟褒黜勤怠牧守有僣節級相坐椒掖之內進御以序後園鷹犬悉皆棄之六月甲辰神武還晉陽九月神武西征十月己亥圍西魏儀同三司王思政於玉璧城欲以致敵西師不敢出十一月癸未神武以大雪士卒多死乃班師

武定元年二月壬申北豫州刺史高慎據武牢西叛三月壬申周

魏太師賀拔勝至
先段段孝先傳
前從有馳馬引弓反
射一箭斃其前驅追
騎捕獲其敢前者按
賀拔勝傳云馬為流
矢所中而齊書紀傳
不同其史子孝先傳
為射斃其馬此只以
紀合之非有別據也
然如勝傳則當以紀
為得

文率眾援高慎圍河橋南城戊申神武大敗之於芒山禽西魏督
將以下四百餘人俘斬六萬計是時軍士有盜殺驢者軍令應死
神武弗殺將至并州決之明日復戰奔西軍告神武所在西師盡
銳來攻眾潰神武失馬赫連陽順下馬以授神武與蒼頭馮文洛
扶上俱走從者步騎六七人追騎至親信都督尉興慶曰王去矣
興慶腰邊百箭足殺百人神武勉之曰事濟以爾為懷州若死則
用爾子興慶曰兒小願用兄許之興慶鬪矢盡而死西魏太師賀
拔勝以十三騎逐神武河州刺史劉洪徽射中其二勝稍將中神
武段孝先橫射勝馬墜遂免豫洛二州平神武使劉豐追奔狗地
至恒農而還七月神武貽周文書責以殺孝武之罪八月辛未魏
帝詔神武為相國錄尚書事大行臺餘如故固辭乃止是月神武
命於四州北山築城西自馬陵戍東至土陞四十日罷十二月已
卯神武朝于京師庚辰還晉陽

二年三月癸巳神武巡行冀定二州因朝京師以冬春亢旱請蠲
縣責振窮乏宥死罪以下又請授老人板職各有老四月丙辰神
武還晉陽十一月神武討山胡破平之俘獲一萬餘口分配諸州

三年正月甲午開府儀同三司尔朱文暢開府司馬任胄都督鄭
仲禮中府主簿李世林前開府參軍房子遠等謀賊神武因十五
日夜打簇懷刃而入其黨薛季孝以告竝伏誅丁未神武請於并
州置晉陽宮以處配口三月乙未神武朝鄴景午還晉陽十月丁
卯神武上言幽安定三州北接奚蠕蠕請於險要修立城戍以防
之躬自臨履莫不嚴固乙未神武請釋芒山俘桎梏配以人間寡

四年八月癸巳神武將西伐自鄴會兵於晉陽殿中將軍曹魏祖

打簇未詳

曰不可今八月西方王以死氣逆生氣爲客不利主人則可兵果
行傷大將神武不從自東西魏構兵鄴下每先有黃黑螳陣鬪占
者以爲黃者東魏戎衣巴黑者西魏戎衣色人閒以此候勝負是
時黃螳盡死九月神武圍玉壁以挑西師不敢應西魏晉州刺史
韋孝寬守玉壁城中出鐵面神武使元盜射之每中其目用李業
興孤虛術萃其北北天險也乃起土山鑿十道又於東面鑿二十
一道以攻之城中無水汲於汾神武使移汾一夜而畢孝寬奪據
土山頓軍五旬城不拔死者七萬人聚爲一冢有星墜于神武營
衆驢並鳴士皆警懼神武有疾十一月庚子輿疾班師庚戌遣太
原公洋鎮鄴辛亥徵世子澄至晉陽有惡鳥集於亭樹世子使斛
律光射殺之己卯神武以無功表解都督中外諸軍事魏帝優詔
許焉是時西魏言神武中弩神武聞之乃免坐見諸貴使斛律金

敕勒歌神武自和之哀感流涕侯景素輕世子嘗謂司馬子如曰
王在吾不敢有異王無吾不能與鮮卑小兒共事子如掩其口至
是世子爲神武書召景景先與神武約得書書皆微點乃來書至
無點景不至又聞神武疾遂擁兵自固神武謂世子曰我雖疾介
面更有餘憂色何也世子未對又問曰豈非憂侯景叛邪曰然神
武曰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常有飛揚跋扈志願我能養豈爲汝
駕御也今四方未定勿遽發哀庫狄干鮮卑老公斛律金敕勒老
公並性道直終不負汝可朱渾道元劉豐生遠來投我必無異心
賀拔焉過兒樸實無罪過潘相樂今本作道人心和厚汝兄弟當
得其少韓軌少戇宜寬借之彭相樂心腹難得宜防護之少堪敵
侯景者唯有慕容紹宗我故不貴之留以與汝宜深加殊禮委以
經略

五年正月朔日蝕神武曰日蝕其爲我邪死亦何恨景午陳啟於魏帝是日崩於晉陽時年五十二祕不發喪六月壬午魏帝於東堂舉哀三日制總哀詔凶禮依漢大將軍霍光東平王蒼故事贈假黃鉞持節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齊王璽紘輜輶車黃屋左纛前後羽葆鼓吹輕車介士兼備九錫殊禮謚獻武王八月甲申葬於鄴西北漳水之西魏帝臨送於紫陌天保初追崇爲獻武帝廟號太祖陵曰義平天統元年改謚神武皇帝廟號高祖神武性深密高岸終日儼然人不能測機權之際變化若神至於軍國大略獨運懷抱文武將吏罕有預之經馭軍衆法令嚴肅臨敵制勝策出無方聽斷昭察不可欺犯知人好士全護勲舊性周給每有文教常殷勤款悉指事論心不尚綺靡擢人授任在於得才苟其所堪乃至拔於廝養有虛聲無實者稀見任用諸將出討奉行方略罔不克捷違失指畫多致奔亡雅尚儉素刀劍鞍鞞無金玉之飾少能劇飲自當大任不過三爵居家加官仁恕愛士始范陽盧景裕以明經稱魯郡韓毅以工書顯咸以謀逆見禽竝蒙恩置之第館教授諸子其文武之士盡節所事見執獲而不罪者甚多故遐邇歸心皆思効力至南和梁國北懷蠕蠕吐谷渾阿至羅成所招納獲其力用規略遠矣

世宗文襄皇帝諱澄字子惠神武長子也母曰婁太后生而岐嶷神武異之魏中興元年立爲勃海王世子就杜詢講學敏悟過人詢甚歎服二年加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尚孝靜帝妹馮翊長公主時年十二神情雋爽便若成人神武試問以時事得失辨析無不中理自是軍國籌策皆預之天平元年加使持節尚書令大行臺并州刺史三年入輔朝政加領軍左右京畿大都督時人雖聞器

識猶以少年期之而機略嚴明事無疑滯於是朝野振肅元象元年攝吏部尚書魏自崔亮以後選人常以年勞爲制文襄乃釐改前式銓擢唯在得人又沙汰尚書郎妙選人地以充之至于才名之士咸被薦擢假有未居顯位者皆致之門下以爲賓客每山園游宴必見招攜執射賦詩各盡其所長以爲娛適興和二年加大將軍領中書監仍攝吏部尚書自正光已後天下多事在任羣官廉潔者寡文襄乃奏吏部郎崔暹爲御史中尉糾劾權豪無所縱捨於是風俗更始私枉路絕乃榜於街衢具論經國政術仍開直言之路有論事上書苦言切至者皆優容之武定四年十一月神武西討不豫班師文襄馳赴軍所侍衛還晉陽五年正月景午神武崩祕不發喪辛亥司徒侯景據河南反潁州刺史司馬世雲以城應之景誘執豫州刺史高元成襄州刺史李密廣州刺史暴顯

此有高元成起即

等遣司空韓軌率衆討之四月壬申文襄朝于鄴六月己巳韓軌等自潁州班師丁丑文襄還晉陽乃發喪告喻文武陳神武遺志七月戊戌魏帝詔以文襄爲使持節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大行臺勃海王文襄啟辭位願停王爵壬寅魏帝詔太原公洋攝理軍國遣中使敦喻八月戊辰文襄啟申神武遺令請減國邑分封將督各有差辛未朝于鄴固辭丞相魏帝詔曰旣朝野攸馮安危所繫不得令遂本懷須有權奪可復前大將軍餘如故壬辰尚書祠部郎中元瑾梁降人荀濟長秋卿劉思逸及淮南王宣洪華山王大器濟北王徽等謀害文襄事發伏誅九月己亥文襄請舊勲灼然未蒙齒錄者悉求旌賞朝士各行有聞或以年耆疾滿告謝者准其本秩授以州郡不得莅事聽蔭子孫自天平元年以來遇事亡官者聽復本資豪貴之家不得占護山澤其第宇車

服婚姻送葬奢僭無限者並令禁斷從太昌元年以來將帥有殊功異效者其子弟年十歲以上請聽依第出身其兵士從征身殞陣場者蠲其家租課若有藏器避世者以禮招致隨才擢叙罷營構之官在朝百司怠惰不勤有所曠廢者免所居官若清幹克濟皎然可知者即宜超叙不拘常式辛丑文襄還晉陽武定六年正月己未文襄朝於鄴二月己卯梁遣使慰文襄并請通和文襄許其和而不答書侯景之叛也南兗州刺史石長宣頗相影響諸州刺史守令佐史多被誑誤景破後悉被禽獲尚書咸處極刑文襄竝請減降於是斬長宣其餘竝從寬宥三月戊申文襄請朝臣及牧守令長各舉賢良及驍武膽略堪守邊城者務在得才不拘職素其稱事六品散官五品以上朝廷所悉不在舉限其稱事七品散官六品以下并及州郡縣雜白身不限在官解職竝任舉之隨

才進擢辛亥文襄南臨黎陽濟於武牢自洛陽從太行而反晉陽於路遺書朝士以相戒厲於是朝野承風莫不震肅六月文襄巡北邊城戍振賜各有差七月乙卯文襄朝于鄴八月庚寅還晉陽使大行臺慕容紹宗與太尉高岳大都督劉豐討王思政于潁川先是文襄遣行臺尚書辛術率諸將略江淮之北至是凡所獲二十三州七年四月甲辰魏帝進文襄位相國封齊王綠綬綬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劔履上殿食冀州之勃海長樂安德武邑瀛州之河間五郡邑十五萬戶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大行臺竝如故丁未文襄入朝固讓魏帝不許五月戊寅文襄帥師自鄴赴潁川六月景申克潁川禽西魏大將軍王思政以忠於所事釋而待之七月文襄朝于鄴請魏帝立皇太子復辭爵位殊禮未報八月辛卯遇盜而崩初梁將蘭欽子京見虜文襄以配厨欽求贖

之不許京再訴文襄使監厨蒼頭饒豐洛杖之曰更訴當殺汝京
 與其黨六人謀作亂時文襄將授魏禪與陳元康崔季舒屏左右
 謀於北城東栢堂太史啟言宰輔星甚微變不一月時京將進食
 文襄却之謂人曰昨夜夢此奴斫我又曰急殺却京聞之寘刀於
 盤下冒言進食文襄見之怒曰我未索食何遽來京揮刀曰將殺
 汝文襄自投傷足入牀下賊黨至去牀因見弒時年二十九祕不
 發喪明年正月辛酉魏帝舉哀於太極東堂詔贈物八萬段凶事
 依漢大將軍霍光東平王蒼故事贈假黃鉞使持節相國都督中
 外諸軍事齊王璽紘輜輶車黃屋左纛後部羽葆鼓吹輕車介士
 備九錫禮謚曰文襄王二月甲申葬於義平陵之北天保初追尊
 曰文襄皇帝廟號世宗陵曰峻成文襄美姿容善言笑談諢之際
 從容弘雅性聰警多籌策當朝作相聽斷如流愛士好賢待之以禮
 有神武之風焉然少壯氣猛嚴峻刑法高慎西叛侯景南翻非直
 本懷狼戾兼亦有懼威略情欲奢淫動乖制度嘗於宮西造宅牆
 院高麗聽事宏壯亞太極殿神武入朝責之乃止
 論曰昔魏氏失馭中原蕩析齊神武爰從晉部大號與方屢戰而
 翦凶徒一麾以清京洛尊主匡國功濟天下既而魏武帝規避權
 逼歷數既盡適所以速關河之分焉文襄嗣膺霸道威略昭著內
 除姦逆外拓淮夷擯斥貪殘存情人物而志在峻法急於御下於
 前王之德有所未同蓋天意人心好生惡殺雖吉凶報應未皆影
 響總而論之積善多慶然文襄之禍生所忽蓋有由焉

北齊書神武紀所載諸符應蓋因其國史之舊而北史于此亦復詳載不遺此其故也

北齊書諸紀惟文襄文宣異于北史其餘並同首尾不差一字蓋齊書亡缺後人取北史補之謂延壽因舊史此不然也延

壽好戴符應或雜採小說亦未必盡出舊史耳

北史卷七

齊本紀中第七

北齊書諸帝紀惟文宣紀為異其餘並同北史此必齊書亡後人取北史以補之文宣紀則又不知其所從來注者僅于文襄言也而于此不能辨也

顯祖文宣皇帝諱洋字子進神武第二子文襄之母弟也武明太后初孕帝每夜有赤光照室太后私怪之及產命之曰侯尼于鮮卑言有相子也以生于晉陽一名晉陽樂時神武家徒壁立后與親姻相對共憂寒餒帝生始數月尚未能言欬然曰得活太后及左右大驚不敢言及長黑色大頰兌下鱗身重蹠瞻視審定不好戲弄深沈有大度晉陽有沙門乍愚乍智時人不測呼為阿禿師太后見諸子焉歷問祿位至帝再三舉手指天而已口無所言見者異之神武嘗從諸子過鳳陽門有龍在上唯神武與帝見之內雖明敏貌若不足文襄每嗤之曰此人亦得富貴相法亦何由可解神武以帝貌類神彩不甚發揚曾問以時事帝略有所辨儻語

東川世圖
氏周向開

一事必得事衷必嘗令諸子各使理亂絲帝獨抽刀斬之曰亂者
須斬神武以爲然又各配兵四出而使彭樂率甲騎僞攻之文襄
等怖撓帝勒衆與彭樂相格樂免胄言情猶禽之以獻由是神武
稱異之謂長史薛琬曰此兒意識過吾琬亦私怪之幼時師事范
陽盧景裕默識過人未嘗有所自明景裕不能測也天平二年封
太原郡公累遷尚書左僕射後從文襄行過遼陽山獨見天門開
餘無人見者武定五年神武崩猶祕凶事衆情疑駭帝雖內嬰巨
痛外若平常人情頗安魏帝授帝尚書令中書監京畿大都督七
年八月文襄遇賊帝在城東雙堂事出倉卒內外震駭帝神色不
變指麾部分自鬻斬羣賊而漆其首祕不發喪徐言奴反大將軍
被傷無大苦也當時內外莫不驚異乃諷魏朝立皇太子因以六
赦乃赴晉陽總庶政帝內雖明察外若不了老臣宿將皆輕帝於
是帝推誠接下務從寬厚事有不便者咸蠲省焉羣情始服八年
正月辛酉魏帝爲文襄舉哀於東堂戊辰詔進帝位使持節丞相
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大行臺齊郡王食邑一萬戶三月庚申
又進封齊王食萬州之勃海長樂安德武邑瀛州之河間五郡邑
十萬戶帝自居晉陽寢室每夜有光如晝旣爲王夢人以筆點已
額旦日以語館客王曇首曰吾其退乎曇首拜賀曰王上加點爲
王當進也五月辛亥帝如鄴光州獲九尾狐以獻甲寅魏帝遣兼
太尉彭城王韶司空潘相樂奉冊進帝位相國總百揆以冀州之
勃海長樂安德武邑瀛州之河間高陽章武定州之中山常山博
陵十郡邑二十萬戶加九錫殊禮齊王如故景辰魏帝遜位別宮
又使兼太尉彭城王韶兼司空敬顯儁奉冊禪位致璽書於帝并
奉皇帝璽綬禪代之禮一依唐虞漢魏故事帝累表固辭詔不許

於是尚書令高隆之率百寮勸進天保元年夏五月戊午皇帝卽位於南郊升壇柴燎告天是日鄴下獲赤雀獻于郊所事畢還宮御太極前殿大赦改元百官進兩大階六州緣邊職人三大階自魏孝莊已後百官絕祿至是復給焉已未詔封魏帝爲中山王追尊皇祖文穆王爲文穆皇帝皇祖妣爲文穆皇后皇考獻武王爲獻武皇帝皇兄文襄王爲文襄皇帝命有司議祖宗以聞辛酉尊王太后爲皇太后乙酉降魏朝封爵各有差其信都從義及宣力霸朝者又西來人并武定六年以來南來投化者不在降限辛未遣大使於四方觀察風俗問人疾苦甲戌遷神主於太廟六月辛巳詔改封崇聖侯孔長爲恭聖侯邑一百戶以奉孔子祀并下魯郡以時修葺廟宇又詔吉凶車服制度各爲等差具立條式使儉而獲中分遣使人致祭於五岳四瀆其堯祠舜廟下及孔父老君

等載於祀典者咸秩罔遺又詔冀州之勃海長樂二郡先帝始封之國義旗初起之地并州之太原青州之齊郡霸朝所在王命是基君子有作貴不忘本齊郡勃海可竝復一年長樂復二年太原復三年壬午詔故太傅孫騰故太保尉景故大司馬婁昭故司徒高敖曹故尚書左僕射慕容紹宗故領軍万俟干故定州刺史段榮故御史中尉劉貴故御史中尉竇泰故殷州刺史劉豐故濟州刺史蔡儁等竝左右先帝經贊皇基或不幸早歿或殞身王事可遣使者就墓致祭并撫問妻子又詔封宗室太尉高岳爲清河王太保高隆之爲平原王開府儀同三司高婦彥爲平秦王徐州刺史高思宗爲上洛王營州刺史高長弼爲廣武王兼武衛將軍高普爲武興王兼武衛將軍高子瑗爲平昌王兼北中郎將高顯國爲襄樂王前太子庶子高叡爲趙郡王揚州縣開國公高孝緒爲

修城王又詔封功臣太師庫狄干爲章武王大司馬斛律金爲咸陽王并州刺史賀拔仁爲安定王慶州刺史韓軌爲安德王瀛州刺史可朱渾道元爲扶風王司徒彭樂爲陳留王司空公潘相樂爲河東王癸未詔封諸弟青州刺史濼爲永安王尚書左僕射淹爲平陽王定州刺史洸爲彭城王儀同三司演爲常山王冀州刺史渙爲上黨王儀同三司清爲襄城王儀同三司湛爲長廣王潛爲任城王湜爲高陽王濟爲博陵王凝爲新平王潤爲馮翊王洽爲漢陽王丁亥詔立王子殷爲皇太子王后李氏爲皇后庚寅詔以太師庫狄干爲太宰司徒彭樂爲太尉司空潘相樂爲司徒開府儀同三司司馬子如爲司空己亥以皇太子初入東宮赦畿內及并州死罪已下降餘州死罪已下囚秋七月辛亥尊文襄妃元氏爲文襄皇后宮曰靜德又封文襄子孝琬爲河間王孝喻爲河南王乙卯以尚書令平原王封隆之爲錄尚書事尚書左僕射平陽王淹爲尚書令改御史中尉還爲中丞詔魏御府所有珍奇雜綵常所不給人者悉送內後園以供七日宴賜八月詔郡國修立黷序廣延髦俊敦述儒風其國子學生亦依舊銓補往者文襄皇帝所運蔡邕石經五十二枚移置學館依次修立又詔求直言正諫之士待以不次命牧人之官廣勸農桑庚寅詔曰朕以虛薄嗣弘王業思所以贊揚盛績播之萬古雖史官執筆有聞無墜猶恐緒言遺美時或未書在位王公文武大小降及庶人爰至僧徒或親奉音旨或承傳旁說凡可載之文籍悉條封上甲午詔曰魏世議定麟趾格遂爲通制官司施用猶未盡善羣官可更論討新令未成之間仍以舊格從事九月癸丑以領東夷校尉遼東郡開國公高麗王成爲使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領護東夷校尉王公

如故丁卯詔以梁侍中使持節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承制邵陵王蕭綸爲梁王庚午幸晉陽是日皇太子入居涼風堂監國冬十月己卯法駕御金輅入晉陽宮朝皇太后於內殿辛巳曲赦并州太原郡晉陽縣及相國府四獄囚乙酉以持進元紹爲尚書左僕射并州刺史段韶爲右僕射壬辰罷相國府留騎兵外兵曹各立一省別掌機密十一月周文帝帥師至陝城分騎北度至建州甲寅梁湘東王蕭繹遣使朝貢景寅帝親戎出次城東周文帝見軍容巖盛歎曰高歡不死矣遂班師十二月辛丑車駕至自晉陽是歲高麗蠕蠕吐谷渾庫莫奚竝遣使朝貢

蠕蠕齊作

元年梁宣州刺史田
龍能洪州刺史張顯
等以州內屬不書皆
定例

假黃鉞相國建梁臺總百揆承制梁玉庚申司空司馬子如坐事免是月梁交梁義新四州刺史各以地內附西魏文帝崩夏四月壬辰梁王蕭繹遣使朝貢六月庚午以前司空司馬子如爲太尉秋七月己卯改顯陽殿還爲昭陽殿辛卯改殷州爲趙州以避太子之諱是月侯景廢梁簡文帝立蕭棟爲主九月壬申免諸伎作屯牧雜色役隸之徒爲白戶發已行幸趙定二州因至晉陽冬十月戊申起宣光建始嘉福仁壽諸殿庚申蕭繹遣使朝貢丁卯文襄皇帝神主入于廟十一月侯景廢梁主棟僭卽僞位於建鄴自稱曰漢十二月中山王昺是歲蠕蠕室韋高麗並遣使朝貢三年春正月景申帝親討庫莫奚於代郡大破之以其口配山東爲百姓二月蠕蠕主阿那瓌爲突厥所破瓌自殺其太子菴羅辰及瓌從弟登注俟刑登注子庫提並擁衆來奔蠕蠕餘衆立注次

子鐵伐爲主辛丑契丹遣使朝貢三月戊子詔清河王岳司徒潘相樂行臺辛術帥師南伐癸巳詔進梁王蕭繹爲梁主夏四月壬申東南道行臺辛術於廣陵送傳國八璽甲申以吏部尚書楊愔爲尚書右僕射六月巳亥清河王岳等班師乙卯車駕幸晉陽冬十月乙未次黃櫨嶺仍起長城北至社于戌四百餘里立三十六戌十一月辛巳梁王蕭繹卽位于江陵是爲元帝遣使來聘十二月壬子車駕還宮戊午幸晉陽是歲西魏廢帝元年

四年春正月景子山胡圍離石戌帝親討之未至而逃因巡三堆戌大狩而旋戌寅庫莫奚遣使朝貢自魏末用永安錢又有數品皆輕濫巳丑鑄新錢文曰常平五銖二月送蠕蠕鐵伐父登注及子庫提還北鐵伐尋爲契丹所殺國人復立登注爲主仍爲其大人阿富提等所殺國人復立庫提爲主夏四月車駕還宮戊午西南有大聲如雷五月庚午校獵於林慮山戊子還宮六月甲辰章武王庫狄干薨秋北巡冀定幽安仍北討契丹冬十月丁酉車駕至平州遂西道趣長壘甲辰帝步踰山嶺爲士卒先指麾奮擊大破契丹是行也帝露頭袒身晝夜不息行千餘里唯食肉飲水氣色彌厲丁巳登竭石山臨滄海十一月巳未帝自平州還遂如晉陽閏月壬寅梁人來聘十二月巳未突厥復攻蠕蠕蠕舉國來奔癸亥帝北討突厥迎納蠕蠕乃廢其主庫提立阿那瓌子菴羅辰爲主置之馬邑川追突厥於朔方突厥請降許之而還自是貢獻相繼

五年春正月巳丑帝討山胡大破之男子十二巳上皆斬女子及幼弱以賞軍士遂平石樓石樓絕險自魏代所不能至於是遠近山胡莫不懾伏是役也有都督戰傷其什長路暉禮不能救帝命

剗其五藏使九人分食之肉及穢惡皆盡自是始行威虐是月周文帝廢西魏帝而立齊王廓是爲恭帝三月蠕蠕菴羅辰叛帝親討大破之辰父子北遁太保賀拔仁坐違緩拔其髮免爲庶人使負炭輸晉陽宮夏四月蠕蠕寇肆州丁巳帝自晉陽討之至恒州時虜騎散走大軍已還帝帥麾下二千餘騎爲殿夜宿黃瓜堆蠕蠕別部數萬騎扣鞍而進四面圍逼帝安睡平明方起神色自若指畫軍形潰圍而出虜走追擊之伏尸二十里獲菴羅辰妻子生口三萬餘五月丁亥地豆干契丹並遣使朝貢丁未北討蠕蠕又大破之六月蠕蠕遠遁秋七月戊子蕭愼遣使朝貢壬辰降罪人庚戌至自北伐八月庚午以司州牧清河王岳爲太保以安德王軌爲大司馬以扶風王可朱渾道元爲大將軍以司空尉粲爲司徒以太子少師侯莫陳相爲司空以尚書令平陽王淹爲錄尚書事以常山王演爲尚書令以上黨王渙爲尚書右僕射丁丑行幸晉陽辛巳錄尚書事平原王高隆之薨封冀州刺史段韶爲平原王是月詔常山王演上黨王渙清河王岳平原王段韶率衆於洛陽西南築伐惡城新城嚴城河南城四鎮九月帝親自臨幸欲以致西師西師不出乃如晉陽冬十月西魏攻陷江陵殺梁元帝梁將王僧辯在建鄴推其晉安王蕭方智爲太宰都督中外諸軍事承制置百官十二月庚申車駕北巡至達速嶺親覽山川險要將起長城是歲西魏恭帝元年

六年春正月壬寅清河王岳度江尅夏首梁司徒郢州刺史陸法和請降詔以梁貞陽侯蕭明爲梁主遣尚書右僕射上黨王渙送之江南二月甲子以陸法和爲使持節都督十州諸軍事太尉大都督西南道大行臺三月景戌上黨王渙尅東關斬梁將裴之橫

景申車駕至自晉陽封文襄二子孝珩為廣寧王延宗為安德王
戊戌帝臨昭陽殿決獄是月發寡婦以配軍士築長城夏五月蕭
明入於建業六月甲子河東王潘相樂薨壬申帝親討蠕蠕甲戌
諸軍大會祁連池乙亥出塞至庫狄谷百餘里無水泉六軍渴乏
俄而大雨秋七月己卯帝頓白道留輜重親率輕騎五千追蠕蠕
壬午及之懷朔鎮帝躬犯矢石頻大破之遂至沃野壬辰還晉陽
九月己卯車駕至自晉陽冬十月梁將陳霸先襲殺王僧辯廢蕭
明復立蕭方智為主辛亥行幸晉陽十一月梁秦州刺史徐嗣徽
南豫州刺史任約等襲據石頭城並以州內附壬辰大都督蕭軌
帥眾至江遣都督柳達摩等度江鎮石頭己亥太保清河王岳薨
柳達摩為霸先攻逼以石頭降是歲高麗庫莫奚並遣使朝貢詔
發夫一百八十萬築城自幽州北夏口西至恒州九百餘里

七年春正月辛丑封司空侯莫陳相為白水郡王車駕至自晉陽
於鄴城西馬射大集眾庶觀之二月辛未詔常山王演等於涼風
堂讀尚書奏案論得失帝親決之三月丁酉大都督蕭軌等帥
眾濟江夏四月乙丑儀同三司婁叡討魯陽蠻大破之丁卯造金
華殿五月漢陽王洽薨帝以肉為斷慈遂不復食六月乙卯蕭軌
等與梁師戰於鍾山西遇霖雨失利軌及都督李希光王敬寶東
方老軍司裴英起竝沒士卒還者十二三乙丑梁湘州刺史王琳
獻馴象秋七月乙亥周文帝殂是月發山東寡婦二千六百人配
軍士有夫而濫奪者十二三十一月壬子併省州三郡一百五十
三縣五百八十九鎮三戌二十六十二月庚子魏恭帝遜位於周
是歲庫莫奚契丹遣使朝貢修廣三臺宮殿先是自西河總秦戍
築長城東至海前後所築東西凡三千餘里六十里一戍其要害

置州鎮凡二十五所

八年春三月大熱人或暍死夏四月庚午詔禁取蝦蟹蜆蛤之類
唯許私家捕魚乙酉詔公私禁取鷹鷂以太師咸陽王斛律金為
右丞相以前大將軍扶風王可朱渾道元為太傅以開府儀同三
司賀拔仁為太保尚書令常山王演為司空以錄尚書事長廣王
湛為尚書令以尚書右僕射楊愔為左僕射以并省尚書右僕射
崔暹為左僕射以上黨王渙為錄尚書事是月帝在城東馬射敕
京師士女悉赴觀不赴者罪以軍法七日乃止五月辛酉冀州人
劉向於鄴謀逆黨與皆伏誅秋八月己巳庫莫奚遣使朝貢庚辰
詔丘郊禘祫時祭皆市取少牢不得割割有司監視必令豐備農
社先蠶酒肉而已雩禱風雨司人司祿靈星雜祀果餅酒脯唯當
務盡誠敬義同如在辛巳制權酷自夏至九月河北六州河南十
三州畿內八郡大蝗飛至鄴蔽日聲如風雨甲辰詔今年遭蝗處
免租冬十月乙亥梁主蕭方智遜位於陳陳武帝遣使稱藩朝貢
是歲周閔帝元年周冢宰宇文護殺閔帝而立明帝又改元焉初
於長城內築重城自庫洛拔而東至於塢紇戍凡四百餘里
九年春二月丁亥降罪人己丑詔燎野限以仲冬不得他時行火
損昆蟲草木三月丁酉車駕至自晉陽夏四月辛巳大赦是月北
豫州刺史司馬消難以城叛于周大旱帝以祈雨不降毀西門豹
祠掘其冢五月辛丑以尚書令長廣王湛為錄尚書事以驃騎大
將軍平秦王歸彥為右僕射甲辰以前左僕射楊愔為尚書令六
月乙丑帝自晉陽北巡己巳至祁連池戊寅還晉陽是夏山東大
蝗差人夫捕而坑之秋七月辛丑給畿內老人劉奴等九百四十
三人版職及杖帽各有差戊申詔趙燕瀛定南營五州及司州廣

平清河二郡去年蝨澇損田兼春夏少雨苗稼薄者免今年租稅
八月乙丑車駕至自晉陽甲戌行幸晉陽先是發丁匠三十餘萬
入營三臺于鄴因其舊基而高博之大起宮室及遊豫園至是三
臺成改銅爵曰金鳳金武曰聖應水井曰崇光冬十一月甲午車
駕至自晉陽登三臺御乾象殿朝宴羣臣以新宮成丁酉大赦內
外文武官竝進一大階丁巳梁相州刺史王琳遣使請立蕭莊為
梁主仍以江州內屬令莊居之十二月癸酉詔以梁王蕭莊為梁
主進居九派戊寅以太傅可朱渾道元為太師以司徒尉粲為太
尉以冀州刺史段韶為司空以錄尚書事常山王演為大司馬以
錄尚書事長廣王湛為司徒起大莊嚴寺是歲殺永安王浚上黨
王渙

十年春正月戊戌以司空侯莫陳相為大將軍辛丑太尉長樂郡
公尉粲肆州刺史濮陽公婁仲遠並進爵為王甲寅行幸遼陽甘
露寺二月景戌帝於甘露寺禪居深觀唯軍國大政奏聞三月戊
戌以侍中高德正為尚書右僕射景辰車駕至自遼陽是月梁王
蕭莊至郢州遣使朝貢夏閏四月丁酉以司州牧彭城王浟為兼
司空以侍中高陽王湜為尚書左僕射乙巳以兼司空彭城王浟
為兼太尉攝司空事封皇子紹廉為長樂王五月癸未誅始平公
元世東平公元景式等二十五家禁止特進元韶等十九家尋竝
誅之男子無少長皆斬所殺三千人竝投漳水六月陳武帝殂秋
八月戊戌封皇子紹義為廣陽王以尚書右僕射河間王孝琬為
左僕射癸卯詔諸軍人或父祖改姓冒入元氏或假託攜認妄
稱姓元者不問世數遠近悉聽改復本姓是月殺左僕射高德正
九月己巳行幸晉陽冬十月甲午帝暴崩於晉陽宮德陽堂時年

三十一遺詔凶事一從儉約喪月之斷限以三十六日嗣子百寮內外遐邇奉制割情悉從公除癸卯發喪歛於宣德殿十一月辛未梓宮還鄴十二月乙酉殯於太極前殿乾明元年二月景申葬於武寧陵謚曰文宣帝廟號顯祖帝沈敏有遠量外若不遠內鑿甚明文襄年長英秀神武特所愛重百僚承風莫不震懼而帝善自晦迹言不出口恒自貶退言咸順從故深見輕雖家人亦以爲不及文襄嗣業帝以次長見猜嫌帝后李氏色美每預宴會容貌遠過靖德皇后文襄彌不平焉帝每爲后私營服翫小佳文襄卽令逼取后恚有時未與帝笑曰此物猶應可求兄須何容恡文襄或愧而不取便恭受亦無飾讓每退朝還第輒閉閣靜坐雖對妻子能竟日不言或袒跣奔躍后問其故對曰爲爾漫戲此蓋習勞而不肯言也所寢至夜曾有光巨細可察后驚告帝帝曰慎勿妄言自此唯與后寢侍御皆令出外文襄崩祕不發喪其後漸露魏帝竊謂左右曰大將軍此殂似是天意威權當歸王室矣及帝將赴晉陽親入辭謁於昭陽殿從者千人居前持劔者十餘輩帝在殿下數十步立而衛士升階已二百許人皆攘袂扣刃若對嚴敵帝令王者傳奏須詣晉陽言訖再拜而出魏帝失色目送帝曰此人似不能見容吾不知死在何日及至并州慰諭將士指辭款實衆皆欣然曰誰謂左僕射翻不減令公令公卽指文襄也時訛言上黨出聖人帝聞之將徙一郡而郡人張思進上言殿下生於南宮坊名上黨卽是上黨出聖人帝悅而止先是童謠曰一束藁兩頭然河邊殺癩飛上天藁然兩頭於文爲高河邊殺癩爲水邊羊指帝名也於是徐之才盛陳宜受禪帝曰先父亡兄功德如此尚終北面吾又何敢當之才曰正爲不及父兄須早升九五如其不

作人將生心且讖云羊飲盟津角拄天盟津水也羊飲水王名也
角拄天大位也又陽平郡界回星驛傍有大水土人常見羣羊數
百立臥其中就視不見事與讖合願王勿疑帝以問高德正德正
又贊成之於是始決乃使李密卜之遇大橫曰大吉漢文帝之封
也帝乃鑄象以下之一寫而成使段韶問斛律金於肆州金來朝
深言不可以鎧曹宗景業首陳符命請殺之乃議於太后前太后
謂諸貴曰我兒瓘直必自無此意直高德正樂禍教之耳帝意決
乃整兵而東使高德正之鄴諷喻公卿莫有應者司馬子如逆帝
於遼陽國言未可杜弼亦抱馬諫帝欲還尚食丞李集曰此行事
非小而言還帝僞言使向東門殺之而別令賜絹十疋四月夜禾
生於魏帝銅研且長數寸有穗五月帝復東赴鄴令左右曰異言
者斬是月光州獻九尾狐帝至鄴城南召入并齋板策旦高隆之

進謁曰用此何爲帝作色曰我自事若欲族滅耶隆之謝而退於
是乃作圓丘備法物草禪讓事及登極之後神明轉茂外柔內剛
果於斷割人莫能窺又特明吏事留心政術簡靖寬和坦於任使
故楊愔等得盡於匡贊朝政粲然兼以法馭下不避權貴或有違
犯不容勳戚內外莫不肅然至於軍國機策獨決懷抱規謀宏遠
有人君大略又以三方鼎峙繕甲練兵左右宿衛置百保軍士每
臨行陣親當矢石鋒刃交接唯恐前敵不多屢犯艱厄常致尅捷
嘗追及蠕蠕令都督高阿那肱率騎數千塞其走道時虜軍猶盛
五萬餘人肱以兵少請益帝更減其半騎那肱奮擊遂大破之虜
主踰越巖谷僅以身免都督高元海王師羅並無武藝先稱怯弱
一旦交鋒有踰驍壯嘗於東山遊宴以關隴未平投盃震怒召魏
收於前立爲詔書宣示遠近將士西行是歲周文帝殂西人震恐

常爲度隴之計旣征伐四尅威振戎夏六七年後以功業自矜遂留情耽酒肆行淫暴或躬自鼓舞歌謳不息從旦通宵以夜繼晝或袒露形體塗傅粉黛散髮胡服雜衣錦綵拔刃張弓游行市肆勲戚之第朝夕臨幸時乘鹿車白象駱駝牛驢並不施鞍勒或盛暑炎赫日中暴身隆冬酷寒去衣馳走從者不堪帝居之自若街坐巷宿處處游行多使劉桃枝崔季舒負之而行或擔胡鼓而拍之親戚貴臣左右近習侍從錯雜無復差等徵集淫媼悉去衣裳分付從官朝夕臨視或聚棘爲馬紐草爲索逼遣乘騎牽引來去流血灑地以爲娛樂凡諸殺害多令支解或焚之於火或投之於河沈酗旣久彌以狂惑每至將醉輒拔劍挂手或張弓傳矢或執持牟槩游行市廛問婦人曰天子何如答曰顛顛癡癡何成天子帝乃殺之或馳騁衢路散擲錢物恣人拾取爭競誼譁方以爲喜

太后嘗在北宮坐一小榻帝時已醉手自舉牀后便墜落頗有傷損醒悟之後大懷慚恨遂令多聚柴火將入其中太后驚懼親自持挽又設地席令平秦王高肅彥執杖口自責疏脫背就罰救婦彥杖不出血當卽斬汝太后涕泣前自抱之帝流涕苦請不肯受於太后太后聽許方捨背杖笞脚五十莫不至到衣冠拜謝悲不自勝因此戒酒一旬還復如初自是耽酒轉劇遂幸李后家以鳴鏑射后母崔正中其頰因罵曰吾醉時尚不識太后老婢何事馬鞭亂打一百有餘三臺構木高二十七丈兩棟相距二百餘尺工匠危怯皆繫繩自防帝登脊疾走都無怖畏時復雅舞折旋中節傍人見者莫不寒心又召死囚以席爲翅從臺飛下免其罪戮果敢不慮者盡皆獲全疑怯猶豫者或致損跌沈酗旣久轉虧本性怒大司農穆子容使之脫衣而伏親射之不中以槩貫其下竅入

勝雖以楊愔爲宰輔使進廁籌以其體肥呼爲楊大肚馬鞭鞭其背流血浹袍以刀子斃其腹崔季舒託俳言曰老小公子惡戲因掣刀子而去之又置愔於棺中載以轎車幾下釘者數四曾至彭城王洸宅謂其母爾朱曰憶汝辱我母壻時向何由可耐手自刃殺又至故僕射崔暹第謂暹妻李曰頗憶暹不李曰結髮義深實懷追憶帝曰若憶時自往看也親自斬之棄頭墻外嘗在晉陽以稍戲刺都督尉子耀應手而死在三臺太光殿上鋸殺都督穆嵩又幸開府暴顯家有都督韓哲無罪忽衆中召斬之數段魏安樂王元昂后之姊壻其妻有色帝數幸之欲納爲昭儀召昂令伏以鳴鏑射一百餘下疑血垂將一石竟至於死後帝自往弔哭於喪次逼擁其妻仍令從官脫衣助禭兼錢綵號爲信物一日所得將踰巨萬后帝不食乞讓位於太后太后又爲言帝意乃釋所幸薛嬪甚被寵愛忽意其經與高岳私通無故斬首藏之於懷於東山宴勸酬始合忽探出頭投於梓上文解其屍弄其髀作爲琵琶一座驚怖莫不喪膽帝方收取對之流淚云佳人難再得甚可惜也載屍以出被髮步哭而隨之至有閭巷庸猥人無識知者忽令召斬鄴下繫徒罪至大辟簡取隨駕號爲供御囚手自刃殺持以爲戲凡所屠害動多支解或投之烈火或棄之漳流兼以外築長城內營臺殿賞費過度天下騷然內外憐憐各懷怨毒而素嚴斷臨下加之默識強記百僚戰慄不敢爲非曾有典御丞李集面諫比帝有甚於桀紂帝令縛置流中沈沒久之復令引出謂曰吾何如桀紂集曰回來彌不及矣帝又令沈之引出更問如此數四集對如初帝大笑曰天下有如此癡漢方知龍逢比干非是俊物遂解放之又被引入見似有所諫帝令將出要斬其或斬或赦莫能測焉初

帝登阼收年爲天保士有深識者曰天保之字爲一大人只十帝其不過十乎又先是謠云馬子入石室三千六百日帝以午年生故曰馬子三臺石季龍舊居故曰石室三千六百日十年也又帝曾問太山道士曰吾得幾年爲天子答曰得三十年道士出後帝謂李后曰十年十月十日得非三十也吾甚畏之過此無慮人生有死何得致惜但憐正道尚幼人將奪之耳帝及期而崩濟南竟不終位時以爲知命曾幸晉陽夜宿杠門嶺嶺有數株栢樹皆將千年枝葉嫩茂似有神物所託時帝已被酒向嶺曠罵射中一株未幾立枯而死又出言屢中時人故謂之神靈雖爲猖獗不專云昏暴末年遂不能進食唯數飲酒麴蘖成災因而致斃先是霍州發楚夷王女冢尸如生焉得珠襦玉匣帝珍之還以斂焉如祖珽以險薄多過帝數罪之每謂爲老賊及武成時珽被任遇乃語武

起
廢帝以下宜提行

成曰文宣甚暴何得稱文既非創業何得稱禮若宣帝爲祖陛下萬歲後將何以稱武成溺於珽詭天統初有詔改謚景烈廟號威宗武平初趙彥深執政又奏復帝本謚廟號顯祖云廢帝殷字正道小名道人文宣帝之長子也母曰李皇后天保元年立爲皇太子時年六歲性敏慧初學反語於跡字下注云自反時侍者未達其故太子曰跡字足傍亦爲跡豈非自反邪嘗宴北宮獨令河間王勿入左右問其故太子曰世宗遇賊處河間王復何宜在此文宣每言太子得漢家性質不似我欲廢之立太原王初詔國子博士李寶鼎傳之寶鼎卒復詔國子博士邢峙侍講太子雖富於春秋而溫裕開朗有人君之度覽業省覽時政甚有美各七年冬文宣召朝臣文學者及禮學官於宮宴會令以經義相質親身臨聽太子手筆措問在坐莫不歎美九年文宣在晉陽太子監國

集諸儒講孝經令楊愔傳旨謂國子助教許散愁曰先生在世何以自資對曰散愁自少以來不登變童之牀不入季女之室服膺簡策不知老之將至平生素懷若斯而已太子曰顏子縮屋稱貞柳下嫗而不亂未若此翁白首不娶者也乃賚絹百疋後文宣登金鳳臺召太子使手刃囚太子惻然有難色再三不斷其首文宣怒親以馬鞭撞太子三下由是氣悸語吃精神時復昏擾十年十月文宣崩癸卯太子卽帝位於晉陽宣德殿大赦內外百官普加汎級亡官失爵聽復資品庚戌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皇后爲皇太后詔九州軍人七十已上授以板職武官年六十已上及癯病不堪驅使者並皆放免土木營造金銅鐵諸雜作王一切停罷十一月乙卯以右丞相咸陽王斛律金爲左丞相以錄尚書事常山王演爲太傅以司徒長廣王湛爲太尉以司空段韶爲司徒以平陽王淹爲司空高陽王湜爲尚書左僕射河間王孝琬爲司州牧侍中燕子獻爲右僕射戊午分命使者巡省四方求政得失省察風俗問人疾苦十二月戊戌改封上黨王紹仁爲漁陽王廣陽王紹義爲范陽王長樂王紹廣爲隴西王是歲周武成元年乾明元年春正月癸丑朔改元己未詔寬徭賦癸亥高陽王湜薨是月車駕至自晉陽己亥以太傅常山王演爲太師錄尚書事以太尉長廣王湛爲大司馬并省錄尚書事以尚書左僕射平秦王歸彥爲司空趙郡王叡爲尚書左僕射詔諸元良口配沒宮內及賜人者並放免甲辰帝幸芳林園親錄囚徒死罪已下降免各有差乙巳太師常山王演矯詔誅尚書令楊愔尚書右僕射燕子獻領軍大將軍可朱渾天和侍中宋欽道散騎常侍鄭子默戊申以常山王演爲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以大司馬長廣王

湛爲太傅京畿大都督以司徒良韶爲大將軍以前司空平陽王
湛爲太尉以司空平秦王埤彥爲司徒彭城王浹爲尚書令又以
高麗王世子湯爲使持節領東夷校尉遼東郡公高麗王是月王
琳爲陳所敗蕭莊自拔至和州三月甲寅詔軍國事皆申晉陽稟
大丞相常山王規筭壬申封文襄第二子孝珩爲廣寧王第三子
長恭爲蘭陵王夏四月癸亥詔河南定冀趙瀛滄南膠光南青九
州往因蝨水頗傷時稼遣使分塗贍恤是月周明帝崩五月壬子
以開府儀同三司劉洪徽爲尚書右僕射秋八月壬午太皇太后
令廢帝爲濟南王全食一郡以大丞相常山王演入纂大統是日
王居別宮皇建二年九月殂於晉陽時年十七帝聰慧夙成寬厚
仁智天保間雅有令名及承大位楊愔燕子獻宋欽道等同輔以
常山王地親望重內外畏服加以文宣初崩之日太后本欲立之
故愔等並懷猜忌常山王憂悵乃白太后誅其黨時平秦王埤彥
亦預謀焉皇建二年秋天文告變埤彥慮有後害仍白孝昭以王
當咎乃遣埤彥馳駟至晉陽害之王薨後孝昭不豫見文宣爲崇
孝昭深惡之厭勝術備設而無益也薨三旬而孝昭崩大寧二年
葬於武寧之西北謚閔悼王初文宣命邢邵制帝名殷字正道從
而尤之殷家弟及正字一止吾身後兒不得也邵懼請改焉文宣
不許曰天也因謂昭帝曰奪時但奪慎勿殺也

孝昭皇帝演字延安神武皇帝第六子文宣皇帝之母弟也幼而
英峙早有大成之量武明皇太后早所愛重魏元象元年封常山
郡公及文襄執政遣中書侍郎李同執就霸府爲諸弟師帝所覽
文籍源其指歸而不好辭彩每歎云雖盟津之師左驂震而不劔
以爲能遂篤志讀漢書至李陵傳恒壯其所爲焉聰敏過人所與

游處一知其家諱終身未嘗誤犯同軌病卒又命開府長流參軍
刁柔代之性嚴褊不適誘訓之宜中被遣出帝送出閣慘然歛容
淚數行下左右莫不獻欬其敬業重舊如此天保初進爵爲王五
年除并省尚書令帝善斷割長思理省內畏服七年從文宣還鄴
文宣以尚書奏事多有異同令帝與朝臣先論定得失然後敷奏
帝長於政術割斷咸盡其理文宣歎重之八年轉司空錄尚書事
九年除大司馬仍錄尚書事時文宣溺於游宴帝憂憤表於神色
文宣覺之謂帝曰但令汝在我何爲不縱樂帝唯啼泣拜伏竟無
所言文宣亦大悲抵盃於地曰汝似嫌我自今敢進酒者斬之因
取所御盃盡皆壞棄後益沈湎或入諸貴戚家角力批拉不限貴
賤唯常山王至內外肅然帝又密撰事條將諫其友王晞以爲不
可帝不從因閒極言遂逢大怒順成后魏本朝宗室文宣帝欲離
之陰爲帝廣求淑媛望移其寵帝雖承旨有納而情義彌重帝性
頗嚴尚書郎中割斷有失輒加捶楚令史姦慝便卽考竟文宣乃
立帝於前以刀環擬脇召被立罰者臨以白刃求帝之短咸無所
陳方見解釋自是不許笞箠郎中後賜帝魏時宮人醒而忘之謂
帝擅取遂令刀環亂築因此致困皇太后日夜啼泣文宣不知所
爲先是禁友王晞乃捨之令侍帝帝月餘漸瘳不敢復諫及文宣
崩帝居禁中護喪事幼主卽位乃卽朝班除太傅錄尚書事朝政
皆決於帝月餘乃居藩邸自是詔敕多不關帝客或言於帝曰鷲
鳥捨巢必有探卵之患今日之地何宜屢出乾明元年從廢帝赴
鄴居于領軍府時楊愔燕子獻可朱渾天和宋欽道鄭子默等以
帝威望旣重內懼權逼請以帝爲太師司州牧錄尚書事長廣王
湛爲大司馬錄并省尚書事解京畿大都督帝旣以尊親而見猜

斥乃與長廣王期獵謀之於野三月甲戌帝初上省旦發領軍府大風暴起壞所御車幔帝甚惡之及至省朝士咸集坐定酒數行於坐執尚書令楊愔右僕射燕子獻領軍可朱渾天和侍中宋欽道等於坐帝戎服與平原王段韶平秦王高滄彥領軍劉洪徽入自雲龍門於中書省前遇散騎常侍鄭子默又執之同斬於御府之內帝至東閣門都督成休寧抽刀呵帝帝令高滄彥喻之休寧厲聲大呼不從滄彥既爲領軍素爲兵士所服悉皆弛仗休寧方歎息而罷帝入至昭陽殿幼主太皇太后皇太后並出臨御坐帝奏愔等罪求伏專擅之辜時庭中及兩廊下衛士二千餘人皆被甲待詔武衛娥永樂武力絕倫又被文宣重遇撫刃思效廢帝吃訥兼倉卒不知所言太皇太后又爲皇太后誓言帝無異志唯去逼而已高滄彥救勞衛士戒嚴永樂乃內刀而泣帝乃令滄彥引侍衛之士向華林園以京畿軍入守門閣斬娥永樂於園詔以帝爲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相府佐史進位一等帝尋如晉陽有詔軍國大政咸諮決焉帝既當大位知無不爲擇其令典考綜名實廢帝恭己以聽政太皇太后尋下令廢少主命帝統大業皇建元年八月壬午皇帝卽位於晉陽宣德殿大赦改乾明元年爲皇建詔奉太皇太后還稱皇太后皇太后稱文宣皇后宮曰昭信乙酉詔自太祖創業已來諸有佐命功臣子孫絕滅國統不傳者有司搜訪近親以名聞當量爲主後諸郡國老人各授板職賜黃帽鳩杖又詔謇正之士竝聽進見陳事軍人戰亡死王事者以時申聞當加榮贈督將朝士名望素高位歷通顯天保以來未蒙追贈者亦皆錄奏又以廷尉中丞執法所在繩違案罪不得僭文弄法其官奴婢年六十已上免爲庶人戊子以太傅長廣王湛爲

右丞相以太尉平陽王淹爲太傅以尚書令彭城王浹爲大司馬
壬辰詔分遣大使巡省四方觀察風俗問人疾苦考求得失搜訪
賢良甲午詔曰昔武王克殷先封往代兩漢魏晉無廢茲典及元
氏統歷不率舊章朕纂承大業思弘古典但二王三恪舊說不同
可議定是非列名條奏其禮儀體式亦仰議之又詔國子寺可備
立官屬依舊置生講習經典歲時考試其文襄帝所運右經宜卽
施列於學館外州太學亦仰典司勤加督課景申詔九州勲人有
重封者聽分授子弟以廣骨肉之恩九月壬申詔議定三祖樂冬
十一月辛亥立妃元氏爲皇后世子百年爲皇太子賜天下爲父
後者爵一級癸丑有司奏太祖獻武皇帝廟宜奏武德之樂舞昭
烈之舞太宗文襄皇帝廟宜奏文德之樂舞宣政之舞高祖文宣
皇帝廟宜奏文正之樂舞光大之樂舞詔曰可庚申詔以故太師尉
景故太師竇泰故太師太原王婁昭故太宰章武王庫狄干故太
尉段榮故太師万俟普故司徒蔡攜故太師高乾故司徒莫多婁
貸文故太保劉貴故太保封祖裔故廣州刺史王懷十三人配饗
太祖廟庭故太師清河王岳故太宰安德王韓軌故太宰扶風王
可朱渾道元故太師高昂故大司馬劉豐故太師万俟受洛干故
太尉慕容紹宗十一人配饗世宗廟庭故太尉河東王潘相樂故
司空薛修義故太傅破六韓常三人配饗高祖廟庭是月帝親戎
北討庫莫奚出長城虜奔遁分兵致討大獲牛馬括總入晉陽宮
十二月景午車駕至晉陽

二年春正月辛亥祀圓丘壬子禘於太廟癸丑詔降罪人各有差
二月丁丑詔內外執事之官從五品已上及三府王簿錄事參軍
諸王文學侍御史廷尉三官尚書郎中中書舍人每二年之內各

舉一人冬十月景子以尚書令彭城王淑爲太保長樂王尉粲爲太尉已酉野雉栖于前殿之庭十一月甲辰詔曰朕嬰此暴疾奄忽無逮今嗣子冲眇未閑政術社稷業重理歸上德右丞相長廣王湛研機測化體道居宗人雄之望海內瞻仰同胞共氣家國所憑可遣尚書左僕射趙郡王叡喻旨徵玉統玆大寶其喪紀之禮一同漢文三十六日悉從公除山陵施用務從儉約先是帝不豫而無闕聽覽是日崩於晉陽宮時年二十七太寧元年閏十二月癸卯梓宮還鄴上謚曰孝昭皇帝庚午葬于文靜陵帝聰敏有識度深沈能斷不可窺測身長八尺腰帶十圍儀望風表迥然獨秀自居臺省留心政術閑明簿領吏所不逮及正位宸居彌所剋勵輕徭薄賦勤恤人隱內無私寵外收人物雖后父位亦特進無別日吳臨朝務知人之善惡每訪問左右與獲直言曾問舍人裴澤在外議論得失澤率爾對曰陛下聰明至公自可遠侔古昔而有識之士咸言傷細帝王之度頗爲未弘帝笑曰誠如卿言朕初臨萬機慮不周悉故致爾耳此事安可久行恐後又嫌疎漏澤因被寵遇其樂聞過也如此趙郡王叡與庫狄顯安侍坐帝曰須拔我同堂弟顯安我親姑子今序家人禮除君臣之敬可言我之不逮顯安曰陛下多妄言曰若何對曰陛下昔見文宣以馬鞭撻人帝以爲非而今行之非妄言邪帝握其手謝之又使直言對曰陛下太細天子乃更似夷帝曰朕甚知之然無法來久將整之以至無爲耳又問王晞晞答如顯安皆從容受納性至孝太后不豫出居南宮帝行不正履容色貶悴衣不解帶殆將四旬殿去南宮五百餘步雞鳴而去辰時方還來去徒行不乘輿輦太后所苦小增便卽寢伏閤外食飲藥物盡皆躬親太后嘗心痛不自堪忍帝立侍

惟前以爪掐手心血流出袖友愛諸弟無君臣之隔雄勇有謀于時國富兵強將雪神武遺恨意在頓駕平陽爲進取之策遠圖不遂惜哉初帝與濟南約不相害及輿駕在晉陽武成鎮鄴望氣者云鄴城有天子氣帝恐濟南復興乃密行鴆毒濟南不從乃扼而殺之後頗愧悔初苦內熱頻進渴散時有尚書令史姓趙於鄴見文宣從楊愔燕子獻等西行言相與復讐帝在晉陽宮與毛夫人亦見焉遂漸危篤備襪厭之事或煮油四灑或持炬燒逐諸屬方出殿梁山騎棟上歌呼自若了無懼容時有天狗下乃於其所講武以厭之有兎驚馬帝墜而絕肋太后視疾問濟南所在者三帝不對太后怒曰殺去邪不用吾言死其宜矣臨終之際唯扶服牀枕叩頭求哀遣使詔追長廣王入纂大統又手書云宜將吾妻子置一好處勿學前人也

本書神武稱高祖
文宣稱顯祖凡本書
稱神武文宣者皆亡
其元史後人取此史以

論曰神武平定四方威權在已遷鄴之後雖主祭有人號令所加政皆自出文宣因循鴻業內外叶從自朝及野羣心屬望東魏之地舉國樂推曾未期月遂登宸極始則存心政事風化肅然數年之間朝野安乂其後縱酒肆欲事極猖狂昏邪殘暴近代未有饗國不永實由斯疾濟南繼業大革其弊風教粲然搢紳稱幸股肱輔弼雖懷厥誠旣不能贊弘道德和睦親懿又不能遠慮防身深謀衛主應斷不斷自取其災臣旣誅夷君尋廢辱皆任非其器之所致爾孝昭早居臺閣故事通明人吏之閒無所不委文宣崩後大革前弊及臨尊極留心更深時人服其明而譏其細也情好稽古率由禮度將封先代之德且敦學校之風徵召才賢文武畢集于時周氏朝政移於宰臣主將相猜不無危殆乃睠關在寔懷兼并之志經謀宏曠諒近代之明至而降年不永其故何哉豈幽顯

之塗別有復報將齊之基宇止在於斯帝欲大之天不許也

北史卷八

齊本紀下第八

世祖武成皇帝諱湛神武皇帝第九子孝昭皇帝之母弟也儀表瓌傑神武尤所鍾愛神武方招懷荒遠乃爲帝娉蠕蠕太子菴羅辰女號隣和公主帝時年八歲冠服端嚴神情閑遠華戎歎異元象中封長廣郡公天保初進爵爲王拜尚書令尋兼司徒遷太尉乾明初楊愔等密相疎忌以帝爲大司馬領并州刺史帝旣與孝昭謀誅諸執政遷太傅錄尚書事領京畿大都督皇建初進位右丞相孝昭幸晉陽帝以懿親居守鄴政事咸見委託二年孝昭崩遺詔徵帝入統大位及晉陽宮發喪於崇德殿皇太后令所司宣遺詔左右丞相斛律金率百僚敦勸三奏乃許之

大寧元年冬十一月癸丑皇帝卽位於南宮大赦改皇建二年爲

大寧乙卯以司徒平秦王歸彥爲太傅以尚書右僕射趙郡王叡爲尚書令以太尉尉粲爲太保以尚書令段韶爲大司馬以豐州刺史婁叡爲司空以太僕平陽王淹爲太宰以太保彭城王洸爲太師錄尚書事以冀州刺史博陵王濟爲太尉以中書監任城王潛爲尚書左僕射以并州刺史斛律光爲右僕射封孝昭皇帝太子百年爲樂陵郡王庚申詔大使巡行天下求政善惡問人疾苦擢進賢良是歲周武帝保定元年

河清元年春正月乙亥車駕至自晉陽辛巳祀南郊壬午享太廟景戌立妃胡氏爲皇后子緯爲皇太子戊子赦內外百官普加汎級諸爲父後者賜爵一級己亥以前定州刺史馮翊王潤爲尚書左僕射詔普斷屠殺以順春令二月丁未以太宰平陽王淹爲青州刺史太傅領司徒以領軍大將軍宗師平秦王歸彥爲太宰

冀州刺史乙卯以兼尚書令任城王潛爲司徒詔散騎常侍崔瞻聘于陳夏四月辛丑皇太后婁氏崩乙巳青州刺史上言今月庚寅河濟清以河濟清改大寧二年爲河清降罪人各有差五月甲申祔葬武明皇后於義平陵己丑以尚書右僕射斛律光爲尚書令秋七月太宰冀州刺史平秦王歸彥據州反詔大司馬段韶司空婁叡討禽之乙未斬歸彥并其三子及黨與二十人於都市丁酉以大司馬段韶爲太傅以司空婁叡爲司徒以太傅平陽王淹爲太宰以尚書令斛律光爲司空以太子太傅趙郡王叡爲尚書令中書監河間王孝琬爲尚書左僕射癸亥行幸晉陽陳人來聘冬十一月丁亥詔兼散騎常侍封孝琬使於陳十二月景辰車駕至自晉陽是歲殺太原王紹德

二年春正月乙亥帝詔臨朝堂策試秀孝以太子少傅魏收爲兼

尚書右僕射已卯兼右僕射魏收以阿縱除名丁丑以武明皇后配祭北郊辛卯帝臨都亭錄見囚降在京罪人各有差三月己丑詔司空斛律光督五營軍士築戍於軹關壬申室韋國遣使朝貢景戌以兼尚書右僕射趙彥深爲左僕射夏四月并汾晉東雍南汾五州蟲旱傷稼遣使賑恤戊午陳人來聘五月壬午詔以城南雙堂之苑迴造大總持寺六月乙巳齊州上言濟河水口見八龍升天乙卯詔兼散騎常侍崔子武使于陳庚申司州牧河南王孝瑜薨秋八月辛丑詔以三臺宮爲大興聖寺冬十二月癸巳陳人來聘已酉周將楊忠帥突厥阿史那木可汗等二十餘萬人自恒州分爲三道殺掠吏人是時大雨雪連月南北千餘里平地數尺霜晝下雨血於太原戊午帝至晉陽己未周軍逼并州又遣大將達奚武帥衆數萬至東雍及晉州與突厥相應是歲室韋庫莫奚

靺鞨契丹並遣使朝貢

三年春正月庚申朔周軍至城下而陳戰於城西周軍及一作突厥大敗人畜死者相枕數百里不絕詔平原王段韶追出塞而還三月辛酉以律令班下大赦己巳盜殺太師彭城王浹庚辰以司空斛律光爲司徒以侍中武興王普爲尚書左僕射甲申以尚書令馮翊王潤爲司空夏四月辛卯詔兼散騎常侍皇甫亮使於陳五月甲子帝至自晉陽壬午以尚書令趙郡王叡爲錄尚書事以前司徒婁叡爲太尉甲申以太傅段韶爲太師丁亥以太尉任城王潛爲大將軍壬辰行幸晉陽六月庚子大雨晝夜不息至甲辰乃止是月晉陽訛言有鬼兵百姓競擊銅鐵以捍之殺樂陵王百年婦宇文媪于周秋九月乙丑封皇子綽爲南陽王儼爲東平王是月婦閻媪于周陳人來聘突厥寇幽州入長城虜掠而還閏月乙未

詔遣十二使巡行水滂州免其租調乙巳突厥寇幽州周軍三道並出使其將尉迴寇洛陽楊標入軹關權景宣趣懸瓠冬十一月甲午迴等圍洛陽戊戌詔兼散騎常侍劉逖使於陳甲辰太尉婁叡大破周軍於軹關禽楊標十二月乙卯豫州刺史王士良以城降周將權景宣丁巳帝自晉陽南討己未太宰平陽王淹薨壬戌太師段韶大破尉迴等解洛陽圍丁卯帝至洛陽免洛州經周軍處一年租賦赦州城內死罪已下囚已巳以太師段韶爲太宰以司徒斛律光爲太尉并州刺史蘭陵王長恭爲尚書令壬申帝至武牢經滑臺次於黎陽所經減降罪人景子車駕至自洛陽是歲高麗靺鞨新羅並遣使朝貢山東大水饑死者不可勝計詔發賑給事竟不行

四年春正月癸卯以大將軍任城王潛爲大司馬辛未幸晉陽二

月甲寅詔以新羅國王金真興爲使持節東夷校尉樂浪郡公新羅王壬申以年穀不登禁酤酒己卯詔減百官食稟各有差三月戊子詔給西兗梁滄趙州司州之東郡陽平清河武都冀州之長樂勃海遭水滂之處貧下戶粟各有差家別斗升而已又多不付是月彗星見有物隕於殿廷如赤漆鼓帶小鈴殿上石自起兩兩相對又有神見於後園萬壽堂前山穴中其體壯大不辨其面兩齒絕白長出於脣帝直宿嬪御已下七百人咸見焉帝又夢之夏四月戊午大將軍東安王婁叡坐事免乙亥陳人來聘太史奏天文有變其占當有易王景子乃使太宰段韶兼太尉持節奉皇帝璽綬傳位於皇太子大赦改元爲天統元年百官進級降罪各有差又詔皇太子妃斛律氏爲皇后於是羣公上尊號爲太上皇帝軍國大事咸以奏聞始將傳政使內參乘子尚乘驛送詔書於鄴

子尚出晉陽城見人騎隨後忽失之尚未至鄴而其言已布矣天統四年十二月辛未太上皇帝崩於鄴宮乾壽堂時年三十二謚曰武成皇帝廟號世祖五年二月甲申葬於永平陵後主諱緯字仁綱武成皇帝之長子也母曰胡皇后夢於海上坐玉盆日入裙下遂有娠天保七年五月五日生帝於并州邸帝少美容儀武成特所愛寵拜世子及武成入纂大業太寧二年正月景戌立爲皇太子河清四年武成禪位於帝

天統元年夏四月景子皇帝卽位於晉陽宮大赦改河清四年爲天統丁丑以太保賀拔仁爲太師太尉侯莫陳相爲太保司空馮翊王潤爲司徒錄尚書事趙郡王叡爲司空尚書左僕射河間王孝琬爲尚書令戊寅以瀛州刺史尉粲爲太尉斛律光爲大將軍東安王婁叡爲太尉尚書右僕射趙彥深爲左僕射六月壬戌彗星出文昌東北其大如手後稍長乃至丈餘百日乃滅己巳太上皇帝詔兼散騎常侍王季高使於陳秋七月乙未太上皇帝詔增置都水使者一人冬十一月癸未太上皇帝至自晉陽己丑太上皇帝詔改太祖獻武皇帝爲神武皇帝廟號高祖獻明皇后爲武明皇后其因文宣謚號委有司議定十二月庚戌太上皇帝狩於北郊壬子狩於南郊乙卯狩於西郊壬戌太上皇帝幸晉陽丁卯帝至自晉陽庚午有司奏改高祖文宣皇帝爲威宗景烈皇帝是歲高麗契丹靺鞨並遣使朝貢河南大疫

二年春正月辛卯祀圓丘癸巳祫祭於太廟詔降罪人各有差景申以吏部尚書尉瑾爲尚書右僕射庚子行幸晉陽二月庚戌太上皇帝至自晉陽壬子陳人來聘三月乙巳太上皇帝詔以三臺施興聖寺以旱故降禁囚夏四月陳文帝殂五月乙酉以兼尚書

左僕射武興王普爲尚書令己亥封太上皇帝子儼爲東平王仁弘爲齊安王仁固爲北平王仁英爲高平王仁光爲淮南王六月太上皇帝詔兼散騎常侍韋道儒聘於陳秋八月太上皇帝幸晉陽冬十月乙卯以太保侯莫陳相爲太傅大司馬任城王湝爲太保太尉婁叡爲大司馬徙馮翊王潤爲太尉開府儀同三司韓祖念爲司徒十一月大雨雪盜竊太廟御服十二月乙丑陳人來聘是歲殺河間王孝琬突厥靺鞨國並遣使朝貢於周爲天和元年

三年春正月壬辰太上皇帝至自晉陽乙未大雪平地二尺戊戌太上皇帝詔京官執事散官三品已上舉三人五品已上各舉二人稱事七品已上及殿中侍御史尚書都檢校御史主書及門下錄事各舉一人鄴宮九龍殿災延燒西廊二月壬寅朔帝加元服大赦九州職人各進四級內外百官普進二級夏四月癸丑太上

皇帝詔兼散騎常侍司馬幼之使於陳五月甲午太上皇帝詔以領軍大將軍東平王儼爲尚書令乙未大風晝晦發屋拔樹六月己未太上皇帝詔封皇子仁機爲西河王仁約爲樂浪王仁儉爲潁川王仁雅爲安樂王統爲丹陽王仁謙爲東海王閏六月辛巳左丞相斛律金薨壬午太上皇帝詔尚書令東平王儼錄尚書事以尚書左僕射趙彥深爲尚書令并省尚書右僕射婁定遠爲尚書左僕射中書監徐之才爲右僕射秋八月辛未太上皇帝詔以太保任城王湝爲太師太尉馮翊王潤爲大司馬太宰段韶爲左丞相太師賀拔仁爲右丞相太傅侯莫陳相爲太宰大司馬婁叡爲大將軍斛律光爲太保司徒韓祖念爲大將軍司空趙郡王叡爲太尉尚書令東平王儼爲司徒九月己酉太上皇帝詔諸寺署所繕雜保戶姓高者天保之初雖有優放權假力用未免者

今可悉蠲雜戶任屬郡縣一惟平人丁巳太上皇帝幸晉陽是秋
山東大水人饑僵尸滿道冬十月突厥大莫婁宰韋百濟靺鞨等
國各遣使朝貢十一月景午以晉陽大明殿成故大赦文武百官
進二級免并州居城太原一郡來年租祭未太上皇帝至自晉陽
十二月己巳太上皇帝詔以故左丞相趙郡王瓌配饗神武廟廷
四年春正月壬子詔以故清河王岳河東王潘相樂十人並配饗
神武廟廷癸亥太上皇帝詔兼散騎常侍鄭大護使於陳三月乙
巳太上皇帝詔以司徒東平王儼爲大將軍南陽王綽爲司徒開
府儀同三司廣寧王孝珩爲尚書令夏四月辛未鄴宮昭陽殿災
及宣光瑤華等殿辛巳太上皇帝幸晉陽五月癸卯以尚書右僕
射胡長仁爲左僕射中書監和士開爲右僕射壬戌太上皇帝至
自晉陽自正月不雨至於是月六月甲子朔大雨甲申大風拔木
折樹是月彗星見于東井秋九月景申周人來通和太上皇帝詔
侍中斛斯文略報聘于周冬十月辛巳以尚書令廣寧王孝珩爲
錄尚書事左僕射胡長仁爲尚書令右僕射和士開爲左僕射中
書監唐邕爲右僕射十一月壬辰太上皇帝詔兼散騎常侍李翥
使於陳是月陳安成王頊廢其主伯宗而自立十二月辛未太上
皇帝崩景子大赦九州職人普加一級內外百官並加兩級戊寅
上太上皇后尊號爲皇太后甲申詔細作之務及所在百工並罷
之又詔掖廷晉陽中山宮人等及鄴下并州太官官口二處其年
六十已上及有癯患者仰所司簡放庚寅詔天保七年已來諸家
緣坐配流者所在令還是歲契丹靺鞨國並遣使朝貢
五年春正月辛亥詔以金鳳等三臺未入寺者施大興聖寺是月
殺定州刺史博陵王濟二月乙丑詔應宮刑者普免刑爲官口又

詔禁網捕鷹鷂及畜養籠放之物癸酉大莫婁國遣使朝貢己丑
改東平王儼爲琅邪王詔侍中叱列長叉使於周是月殺太尉趙
郡王叡三月丁酉以司空徐顯秀爲太尉并省尚書令婁定遠爲
司空是月行幸晉陽夏四月甲子詔以并州尚書省爲大基聖寺
晉祠爲大崇皇寺乙丑車駕至自晉陽秋七月己丑詔降罪人各
有差戊申詔使巡省河北諸州無雨處境內偏旱者優免租調冬
十月壬戌詔禁造酒十一月辛丑詔以太保斛律光爲太傅大司
馬馮翊王潤爲太保大將軍琅邪王儼爲大司馬十二月庚午以
開府儀同三司蘭陵王長恭爲尚書令庚辰以中書監魏收爲尚
書右僕射

武平元年春正月乙酉朔改元太師并州刺史東安王婁叡薨戊
申詔兼散騎常侍裴獻之聘于陳二月癸亥以百濟王餘昌爲使

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帶方郡公王如故己巳以太傅咸陽王斛
律光爲右丞相并州刺史右丞相安定王賀拔仁爲錄尚書事冀
州刺史任城王湝爲太師景子降死罪己下囚閏月戊戌錄尚書
事安定王賀拔仁薨三月辛酉以開府儀同三司徐之才爲尚書
左僕射夏六月乙酉以廣寧王孝珩爲司空甲辰以皇子恒生故
大赦內外百官普進二級九州職人普進四級己酉詔以開府儀
同三司唐邕爲尚書右僕射秋七月癸丑封孝昭皇帝子彥基爲
城陽王彥康爲定陵王彥忠爲梁郡王甲寅以尚書令蘭陵王長
恭爲錄尚書事中領軍和士開爲尚書令癸亥鞞鞞遣使朝貢癸
酉以華山王凝爲太傅八月辛卯行幸晉陽九月乙巳立皇子恒
爲皇太子冬十月辛巳以司空廣寧王孝珩爲司徒以上洛王思
宗爲司空封蕭莊爲梁王戊子曲降并州死罪己下囚己丑復改

威宗景烈皇帝謚號爲顯祖文宣皇帝十二月丁亥車駕至自晉陽詔左丞相斛律光出晉州道修城戍

二年春正月丁丑詔兼散騎常侍劉環儁使於陳戊寅以百濟王餘昌爲使持節都督東青州刺史二月壬寅以錄尚書事蘭陵王長恭爲太尉并省錄尚書事趙彥深爲司空尚書令和士開爲錄尚書事左僕射徐之才爲尚書令右僕射唐邕爲左僕射吏部尚書馮子琮爲右僕射夏四月壬午以大司馬琅邪王儼爲太保甲午陳遣使連和謀伐周朝議弗許六月段韶攻周汾州尅之獲剽史楊敷秋七月庚午太保琅邪王儼矯詔殺錄尚書事和士開於南臺卽日誅領軍大將軍庫狄伏連書侍御史王子宣等尚書右僕射馮子琮賜死殿中八月己亥行幸晉陽九月辛亥以太師任城王湝爲太宰馮翊王潤爲太師己未左丞相平原王段韶薨戊午曲降并州界內死罪已下各有差庚午殺太保琅邪王儼壬申陳人來聘冬十月罷京畿府入領軍府己亥車駕至自晉陽十一月庚戌詔侍中赫連子悅使於周景寅以徐州行臺廣寧王孝珩爲錄尚書事庚午以錄尚書事廣寧王孝珩爲司徒癸酉以右丞相斛律光爲左丞相

三年春正月己巳祀南郊辛亥追贈故琅邪王儼爲楚帝二月己卯以衛菩薩爲太尉辛巳以并省吏部尚書高元海爲尚書右僕射庚寅以左僕射唐邕爲尚書令侍中祖珽爲左僕射是月敕撰玄洲苑御覽後改名聖壽堂御覽三月辛酉詔文武官五品已上各舉一人是月周誅冢宰宇文護夏四月周人來聘秋七月戊辰誅左丞相咸陽王斛律光及其弟幽州行臺荆山公豐樂八月庚寅廢皇后斛律氏爲庶人以太宰任城王湝爲右丞相太師馮翊王

書去有治字
例去

潤爲太尉蘭陵王長恭爲大司馬廣寧王孝珩爲大將軍安德王延宗爲司徒使領將軍封輔相聘于周戊子拜右昭儀胡氏爲皇后已丑以司州牧北平王仁堅爲尚書令特進許季良爲左僕射彭城王寶德爲右僕射癸巳行幸晉陽是月聖壽堂御覽成敕付史閣後改爲修文殿御覽九月陳人來聘冬十月降死罪已下囚甲午拜弘德夫人穆氏爲左皇后大赦十二月辛丑廢皇后胡氏爲庶人是歲新羅百濟勿吉突厥並遣使朝貢於周爲建德元年四年春正月戊寅以并省尚書令高阿那肱爲錄尚書事庚辰詔兼散騎常侍崔象使於陳是月鄴都并州並有狐媚多截人髮二月乙巳拜左皇后穆氏爲皇后景午置文林館乙卯以尚書令北平王仁堅爲錄尚書事丁巳行幸晉陽是月周人來聘三月辛未盜入信州殺刺史和士休南兗州刺史鮮于世榮討之庚辰車駕至晉陽夏四月戊午以大司馬蘭陵王長恭爲太保大將軍定州刺史南陽王綽爲大司馬大司馬太尉衛菩薩爲大將軍司徒安德王延宗爲太尉司空武興王普爲司徒開府儀同三司宜陽王趙彥深爲司空癸丑祈皇祠壇壇絕之內忽有車軌之轍案驗傍無人跡不知車所從來乙卯詔以爲大慶班告天下已未周人來聘五月景子詔史官更撰魏書癸巳以領軍穆提婆爲尚書左僕射以侍中中書監段孝言爲右僕射是月開府儀同三司尉破胡長孫洪略等與陳將吳明徹戰於呂梁南大敗破胡走以免洪略戰歿遂陷秦涇二州明徹進陷和合二州是月殺太保蘭陵王長恭六月明徹進軍圍壽陽壬子幸南苑從官賜死者六十人以錄尚書事高阿那肱爲司徒景辰詔開府王師羅使於周秋九月校獵於鄴東冬十月陳將吳明徹陷壽陽辛丑殺侍中崔季舒張雕

唐散騎常侍劉述封孝琰黃門侍郎裴澤郭遵癸卯行幸晉陽十
二月戊寅以司徒高阿那肱爲右丞相是歲高麗靺鞨並遣使朝
貢突厥使求婚

五年春正月乙丑置左右娥英各一人二月乙未車駕至自晉陽
朔州行臺南安王思好反辛丑行幸晉陽尚書令唐邕等大破思
好投火死焚其屍并其妻李氏丁未車駕至自晉陽甲寅以尚書
令唐邕爲錄尚書事夏五月大旱晉陽得死魃長二尺面頂各二
目帝聞之使刻木爲其形以獻庚申大赦丁亥陳人寇淮北秋八
月癸卯行幸晉陽甲辰以高勳爲尚書右僕射是歲殺南陽王綽

六年春三月乙亥車駕至自晉陽丁丑烹祆賊鄭子饒於都市是
月周人來聘夏四月庚子以中書監楊休之爲尚書右僕射癸卯
靺鞨遣使朝貢秋七月甲戌行幸晉陽八月丁酉冀定趙幽滄瀛

六州大水是月周師入洛川屯芒山攻逼洛城縱火船焚浮橋河
橋絕閏月巳丑遣右丞相高阿那肱自晉陽禦之師次河陽周師
夜遁庚辰以司空趙彥深爲司徒斛律阿列羅爲司空辛巳以軍
國資用不足稅關市舟車山澤鹽鐵店肆輕重各有差開酒禁
七年春正月壬辰詔去秋以來水潦人饑不自立者所在付大寺
及諸富戶濟其性命甲寅大赦乙卯車駕至自晉陽二月辛酉括
雜戶女年二十巳下十四巳上未嫁悉集省隱匿者家長處死刑
二月景寅風從西北起發屋拔樹五日乃止夏六月戊申朔日有
蝕之庚申司徒趙彥深薨秋七月丁丑大雨霖是月以水滂遣使
巡撫流亡人戶八月丁卯行幸晉陽雉集於御座獲之有司不敢
以聞詔營鄆宮冬十月景辰帝大狩於祁連池周師攻晉州癸
亥帝還晉陽甲子出兵大集晉祠庚午帝發晉陽癸酉帝列陣而

行上雞栖原與周齊王憲相對至夜不戰周師歛陣而退十一月
周武帝退還長安留偏帥守晉州高阿那肱等圍晉州城戊寅帝
至圍所十二月戊申周武帝來救晉州庚戌戰于城南齊軍大敗
帝棄軍先還癸丑入晉陽憂懼不知所之甲寅大赦帝謂朝臣曰
周師甚盛若何羣臣咸曰天命未改一得一失自古皆然宜停百
賦安朝野收遺兵背城死戰以存社稷帝意猶預欲向北朔州乃
留安德王延宗廣寧王孝珩等守晉陽若晉陽不守卽欲奔突厥
羣臣皆曰不可帝不從其言開府儀同三司賀拔伏恩封輔相慕
容鍾葵等宿衛近臣三十餘人西奔周師乙卯詔募兵遣安德王
延宗爲左廣廣寧王孝珩爲右廣延宗入見帝帝告欲向北朔州
延宗泣諫不從帝密遣王康德與中人齊紹等送皇太后皇太子
於北朔州景辰帝幸城南軍營勞將士其夜欲遁諸將不從丁巳
大赦改武平七年爲隆化元年其日穆提婆降周詔除安德王延
宗爲相國委以備禦延宗流涕受命帝乃夜斬五龍門而出欲走
突厥從官多散領軍梅勝郎叩馬諫乃迴之鄴時唯高阿那肱等
十餘騎廣寧王孝珩襄城王彥道續至得數十人同行戊午延宗
從衆議卽皇帝位於晉陽改隆化爲德昌元年庚申帝入鄴辛酉
延宗與周師戰於晉陽大敗爲周師所虜帝遣募人重加官賞雖
有此言而竟不出物廣寧王孝珩奏請出宮人及珍寶班賜將士
帝不悅斛律孝卿居中受委帶甲以處分請帝親勞爲帝撰辭且
曰宜慷慨流涕感激人心帝旣出臨衆將令之不復記所受言遂
大笑左右亦羣哈將士莫不解體於是自大丞相已下太宰大司
馬三師大將軍三公等官並增員而授或三或四不可勝數甲子
皇太后從北道至引文武一品已上入朱華門賜酒食及紙筆問

以禦周之方略羣臣各異議帝莫知所從又引高元海宋士素盧
思道李德林等欲議禪位皇太子先是望氣者言當有革易於是
依天統故事授位幼主天統元年八月幼主名恆帝之長子也母曰穆皇后武平元年六月生於鄴其年
十月立爲皇太子隆化二年春正月乙亥卽皇帝位時年八歲改
元爲承光元年大赦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帝爲太上皇帝后爲
太上皇后於是黃門侍郎顏之推中書侍郎薛道衡侍中陳德信
等勸太上皇帝往河外募兵更爲經略若不濟南投陳國從之丁
丑太皇太后太上皇自鄴先趣濟州周師漸逼癸未幼主又自鄴
東走巴丑周師至紫陌橋癸巳燒城西門太上皇將百餘騎東走
乙亥度河入濟州其日幼主禪位於大丞相任城王潛令侍中斛
律孝卿送禪文及璽紱於瀛州李卿乃以之歸周又爲任城王詔
尊太上皇爲無上皇幼主爲守國天王留太皇太后濟州遣高阿
那肱留守太上皇并皇后攜幼主走青州韓長鸞鄧顥等數十人
從太上皇旣至青州卽爲入陳之計而高阿那肱召周軍約生致
齊主而屢使人告言賊軍在遠已令人燒斷橋路太上所以停緩
周軍奄至青州太上窘急將遜於陳置金囊於鞍後與長鸞淑妃
等十數騎至青州南鄧村爲周將尉遲綱所獲送鄴周武帝與抗
賓主禮并太后幼主諸王俱送長安封帝溫國公至建德七年誣
與宜州刺史穆提婆謀反及延宗等數十人無少長咸賜死神武
子孫所存者一二而已至大象末楊休之陳德信等啟大丞相隋
公請收墓聽之塋於長安北原洪瀆川帝幼而令善及長頗學綴
文置文林館引諸文士焉而言語澁訥無志度不喜見朝士自非
寵私昵狎未嘗交語性悞不堪人視者卽有忿責其奏事者雖三

公令錄莫得仰視皆略陳大旨驚走而出每災異寇盜水旱亦不自貶損唯諸處設齋以此爲修德雅信巫覡解禱無方初琅邪王舉兵人告者誤云庫狄伏連反帝曰此必仁威也又斛律光死後諸武官舉高思好堪大將軍帝曰思好喜反皆如所言遂自以策無遺算乃益驕縱盛爲無愁之曲帝自彈胡琵琶而唱之侍和之者以百數人間謂之無愁天子嘗出見羣厲盡殺之或殺人剝面皮而視之任陸令萱和士開高阿那肱穆提婆韓長鸞等宰制天下陳德信鄧長顛何洪珍參預機權各引親黨超居非次官由財進獄以賄成其所以亂政害人難以備載諸官奴婢閹人商人胡戶雜戶歌舞人見鬼人濫得富貴者將以萬數庶姓封王者百數不復可紀開府千餘儀同無數領軍一時三十連判文書各作依字不具姓名莫知誰也諸貴寵祖禰追贈官歲一進位極乃止宮掖婢皆封郡君宮女寶衣玉食者五百餘人一裙直萬疋鏡臺直千金競爲變巧朝衣夕弊承武成之奢麗以爲帝王當然乃更增益宮苑造偃武修文臺其嬪嬙諸院中起鏡殿寶殿瑋瑁殿丹青彫刻妙極當時又於晉陽起十二院壯麗逾於鄴下所愛不恆數毀而又復夜則以火照作寒則以湯爲泥百工困窮無時休息鑿晉陽西山爲大佛像一夜燃油萬盆光照宮內又爲胡昭儀起大慈寺未成改爲穆皇后大寶林寺窮極工巧運石填泉勞費億計人牛死者不可勝紀御馬則藉以氈罽食物有十餘種將合牝牡則設青廬具牢饌而親觀之狗則飼以梁肉馬及鷹犬乃有儀同郡君之號故有赤彪儀同逍遙郡君陵霄郡君高思好書所謂馱龍逍遙著也犬於馬上設褥以抱之鬪雞亦號開府犬馬雞鷹多食縣幹鷹之入養者稍割犬肉以飼之至數日乃死又於華林園

立貧窮村舍帝自弊衣爲乞食兒又爲窮兒之市躬自交易寫築西鄙諸城黑衣爲羌兵鼓噪陵之親率內參臨拒或實彎弓射人自晉陽東巡單馬馳驚衣解髮散而歸又好不急之務會一夜索蝎及旦得三升特愛非時之物取求火急皆須朝徵夕辦當勢者因之貸一而責十焉賦斂日重徭役日煩人力旣殫帑藏空竭乃賜諸佞幸賣官或得郡兩三或得縣六七各分州郡下逮鄉官亦多隆中者故有敕用州主簿敕用郡功曹於是州縣職司多出富商大賈競爲貪縱人不聊生爰自鄴都及諸州郡所在徵稅百端俱起凡此諸役皆漸於武成至帝而增廣焉然未嘗有帷薄淫穢唯此事頗優於武成云初河清末武成夢大蝟攻破鄴城故索境內蝟膏以絕之識者以後主名聲與蝟相協亡齊徵也又婦人皆翦剔以著假髻而危邪之狀如飛鳥至於南面則髻心正西始自宮內爲之被於四遠天意若曰元首翦落危側當走西也又爲刀子者刃皆狹細名曰盡勢遊童戲者好以兩手持繩拂地而却上跳且唱曰高末高末之言蓋高氏運祚之末也然則亂亡之數蓋有兆云

論曰武成風度高爽經算弘長文武之官俱盡謀力有帝王之量矣但愛狎庸豎委以朝權帷薄之間淫侈過度滅亡之兆其在斯乎玄象告變傳位元子名號雖殊政猶已出迹有虛飾事非憲典聰明臨下何易可誣又河南河間樂陵等諸王或以時嫌或以猜忌皆無罪而殞非所謂知命任天體大道之義也後主以中庸之姿懷易染之性永言先訓教匪義方始自襁褓至於傳位隔以正人閉其善道養德所履異乎春誦夏弦過廷所聞莫非不軌不物輔之以中官妳媪屬之以麗色淫聲縱構繼之娛恣朋淫之好語

曰從惡若崩蓋言其易武平在御彌見淪胥罕接朝士不親政事
一日萬機委諸凶族內侍帷幄外吐絲綸威厲風霜志迴天日虐
人害物搏噬無厭賣獄鬻官谿壑難滿重以名將貽禍忠臣顯戮
始見浸溺之萌俄觀土崩之勢周武因機遂混區夏悲夫蓋桀紂
罪人其亡也忽焉自然之理矣

鄭文貞公魏徵總而論之曰神武以雄傑之姿始基霸業文襄以
英明之略伐叛柔遠于時喪君有君師出以律河陰之役摧宇文
如反掌渦陽之戰掃侯景如拉枯故能氣懾西隣威加南服王室
是賴東夏宅心文宣因累世之資膺樂推之會地居當璧遂遷魏
鼎懷譎詭非常之才運屈奇不測之智網羅俊乂明察臨下文武
名臣盡其力用親戎出塞命將臨江定單于於龍城納長君於梁
國外內充實疆場無警胡騎息其南侵秦人不敢東顧既而荒淫

敗德罔念作狂爲善未能忘身餘殃足以傳後得以壽終幸也胤
嗣不永宜哉孝昭地逼身危逆取順守外敷文教內蘊雄圖將以
牢籠區域奄有函夏享齡不永績用無成若或天假之年足使秦
吳旰食武成卽位雅道陵遲昭襄之風摧焉已墜暨乎後主外內
崩離衆潰于平陽身禽于青土天道深遠或未易談吉凶由人抑
可楊權觀夫有齊全盛控帶遐阻西包汾晉南極江淮東盡海隅
北漸沙漠六國之地我獲其五九州之境彼分其四料甲兵之衆
寡校帑藏之虛實折衝千里之將帷幄六奇之士比二方之優劣
無等級以寄言然其太行長城之固自若也江淮汾晉之險不移
也帑藏輸稅之富未虧也士庶甲兵之衆不缺也然而前王用之
而有餘後主守之而不足其故何哉前王之御時也沐雨櫛風拯
其溺而救其焚信必賞過必罰安而利之旣與其存亡故得同

其生死後主則不然以人從欲損物益已雕牆峻宇甘酒嗜音鄼肆遍於宮園禽色荒於內外俾書作夜罔水行舟所欲必成所求必得既不軌不物又暗於聽受忠信弗聞萋斐必入視人如草芥從惡如順流佞闖處當軸之權婢媼擅回天之力賣官鬻獄亂政淫刑剝削被於忠良祿位加於犬馬讒邪並進法令多聞持瓢者非止百人搖樹者不唯一手於是土崩瓦解衆叛親離顧瞻周道咸有西歸之志方更盛其宮觀窮極荒淫謂黔首之可誣指白日以自保驅倒戈之旅抗前歌之師五世崇基一舉而滅豈非鎬金石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歟抑又聞之皇天無親唯德是輔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齊自河清之後逮于武平之末土木之工不息嬪嬙之選無已征稅盡人力殫物產無以給其求江海不能贍其欲所謂火既熾矣更負薪以足之數旣窮矣又爲惡以促之欲求大廈不燔延期過曆不亦難乎由此言之齊氏之敗亡蓋亦由人匪唯天道也

愆為德

齊文宣紀天保六年送梁蕭明歸梁明本名淵明去一字避諱北齊書北史同

癸巳三月初九日校畢此冊



